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九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太虛先生劉公暨配沈安人合葬墓誌銘

天啓甲子

余劉氏聚族水澄也深巷數百武門第相屬無他姓錯處其間其風聲氣習往往自成一家蓋家世詩書而鮮生詩

又挾市塵下流故其人文弱而儼中世士大夫益習爲浮華以導之青青子衿三五當衢動利齒而月旦人以爲高

人至相戒不敢用其里輒曰水澄水澄云當是時有足不踰限目不習交游終歲扃戶讀書不輟若處子者獨吾族

祖太虛先生一人自此子姓中間有望先生而趨者水澄之俗爲之少變乃自先生沒而巷無居人久矣恐後之視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誌銘

一

今甚於今之視昔也悲夫太虛先生者余先君子始終同視席忘分交也又居比舍無一日不聚首談藝文或砥礪名行以爲常及先君子沒先生撫而哭之哀予小子以遺腹生稍長登小樓與姊妹行窺西窗聽吟唔讀書聲不絕夜或篝燈火光自帷中映徹心喜之後余去故里漸識人事始稍稍向慕先生聞謁先生道先君子同硯席事低頭不能仰視久之先生年浸高及耄私心耿耿擬操短章上壽一道平生而先生先一歲卒矣然則今而後苟可以不朽吾先生者非余小子責也耶因從叔氏儀之請憮然太息爲誌其墓曰先生惇僕篤行古君子也其事二親孝晨昏寒燠之節斤斤如禮疾或顛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孺慕終其身其處昆弟垂白無閒言又推其誼及諸父

諸父以析箸有言幾逮於訟矣先生從中力劑之輒乘閒
進曰兄弟手足奈何以貲財傷天性遂爲骨肉如初尤穆
然敦源本之思宗祠圯身先拮据者數年乃還舊觀嘗葺
宗譜承司馬公遺緒百年間世次名第皆可考信晚年益
虔祠典或閒日至祠拂拭几筵如生事禮且以訓宗人其
處家庭雍睦與其配沈安人朝夕相莊白首如新賓家人
化之其待親故咸有恩禮戊子大饑舅氏困先生分饗殮
濟之有佃者告急稍捐租與之又或捐山筭令一方人恣
取爲粥糜以食全活頗多其他好行其德類是其自奉甚
菲糲食布衣自少至老不改步而中心安之卽衣食不給
晏如也其持已耿介恥干人雲間何士抑素交也後司理
吾郡數年先生不一通竿牘從弟戴崖歿有張姓者逋負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二

百餘金先生索償之不公一錢然其與人冲然無競無少
長見之皆抑抑自下而終無媚骨其動容有常度行不趨
立不倚坐不箕笑不至矧怒不至冒性喜讀書歷寒暑不
爐不扇垂老一編不去手絕無絲竹棋弈麩藥之好雅志
在青雲之業早年奮厲嘗以諸生高等食廩有年方待貢
太學而尼於例竟以庠序老命也嗚呼此亦足以窺先生
之概矣善乎儀之狀先生曰先子中腸純白無纖介欺隱
不虛設一事不妄發一言口不談道學而平生處心積行
無不是真道學者此尤先生一片屋漏中精神或非外人
所及窺而余固信其法當有是也所稱古之君子人與不
虛矣先生諱炯字仲靈先世出宋五忠臣裔始祖文質公
八傳至父西河公某母王氏以某年月日生先生庚申補

邑庠戊寅食廩丙午離院舉德行庚申今上登極覃恩遙授訓導卽以是年某月日卒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與先生同德同壽先生之姪修懿行安人勳有相焉向所謂白首如賓者也生子儁娶傅氏儀邑諸生娶季氏出繼從弟煬女長適邑庠陶允教次適六合知縣沈紹儁生子釗文女二人儀生子鉞文女二人聘字皆詳狀中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塔山之陽余小子因念先君子當年於吾宗同硯席者自先生而外爲贈駕部郎玉筇公州刺史崑崙公皆莫逆也二公或發於身或於其子卽宗周最不肖猶得藉先人之澤以邀一第而先生獨隄窮以死後之人亦無能爲先生少吐氣者然先生風義高儔伍里中仰之不管陳太丘王彥方而二子恂恂又足以承父教一門孝義吾族難之則先生之爲劉氏重而傳世家於不替也固不必以富且貴也銘曰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尼父有云木訥近仁外若不足愈邈厥根於時葆之其仁肫肫率而履之弟友子臣雖曰未學孰此之眞舉而措之九族一身其所未竟則命之云悠悠澄水翳翳德門不祿而富不爵而尊古之君子今也何聞

江西寧州知州竹渠章公暨配宜人俞氏合葬墓誌

銘

崇禎六年癸酉九月

嘉隆間會稽章氏聯蟬起科第者六七公而雙渠公與竹渠公從兄弟也其人皆有遠韻非一切羶情勢利者比故一則以部郎中廢一則以州刺解組竝杜門卻掃怡情山水間數十年以老竹渠公尤擅風雅之業所著思魯齋集

若干卷鄉之搢紳先生序而傳之至今行於世則公歿已
五十年矣昔人謂死而不朽以言立者公其近之乎宗周
固章之所自出於公爲外祖行恨生也晚不及事公一日
其嗣孫冠手敘公狀而問志於余且贊以遺稿余乃得次
第卒業想見公之爲人焉公詩長於選體而得意處在和
陶諸篇其和時運篇曰活活清流脫纓可濯蠹蠹蒼山舉
目可矚佳景無窮賞心易足班荆坐飲物我同樂又曰旋
自東郊憩我茅廬足雖倦矣心實宴如宣尼嘆與點獨先
予一時托興有古狂士風姑借彭澤以自況而意若有不
止於彭澤者此其命集本指也他如和遊斜川曰露凝衆
芳落日入羣動休人苦不知正輕身事浪遊和飲酒篇曰
醉醒自有時一悟須脫穎醉翁不在酒斯言婉而炳其和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

雜詩曰狗祿如涉江探道如登嶺就岸始爲安陟巔方覩
景曝日豈不煊日入依然冷莫矜一蹴功須悟前途永月
彈有遠音燭照無寧影何事離本根徒隨轉蓬騁一飽不
須多羣動制以靜又次雲門曰湖興移月艇山踪入雲林
湖山如有待雲月本無心繫艇月還在臥林雲更深難窮
野遊趣靜奏丘中琴皆翩翩逸興與昔人競爽近體不屑
屑求工而意指近是公自中歲謝事歸始爲詩每於五更
枕上默誦古漢魏詩數卷興至攜朋舉酌或獨酌欣然放
歌一切戶外事鮮有以易其慮者獨與上虞山人葛公旦
爲倡和友時時相過從已而嗣君孟嘉亦工詩父子間又
自相倡和並翛然有塵外之想一時詫爲嘉事而孟嘉詩
跡弛自放多不逮乃公檢押故自稱爲天籟云始公弱冠

補諸生年二十四以春秋舉嘉靖甲午鄉試七上公車不
售謁選爲羅源知縣再陞眞定府通判三擢江西寧州知
州所至有惠政去羅源二十年人猶立石頌德公爲人溫
夷簡曠大都如其詩故其居官落落少俯仰卒爲含沙以
去晚年陶情詩酒間解地深微居然揖魯狂之堂洵其所
養有過人者公諱秉中字性之竹渠其別號卒年八十一
時爲萬厯辛卯距生之年爲正德辛未考曰怵任建昌縣
主簿妣王氏祖文泰曾祖以誠任高唐州知州公之生也
王夢高唐公南向坐廳事旣寤生公卒步武焉配俞宜人
生於正德某年卒於萬厯某年享年幾十生一子二女子
卽孟嘉女長適張仕修縣學生次適何繼高以進士歷官
參政孟嘉諱啟謨別號太元早工舉子業不售雅好賓客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徐文長董思白輩其爲人高視濶步
不可一世晚以太學生選藩司首領方待詔而卒於京年
五十五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厯乙未配何氏生於某年
卒於某年側劉氏金氏羅氏劉生一子卽冠一女適沈伯
霖太學生孟嘉之卒也冠甫十齡而何已早謝世使冠卒
有成立者劉等三慈母力也里人嘖嘖稱女丈夫云冠以
太學生授長蘆鹽運司知事歸亦工詩傳其世業娶薛氏
生二子觀廣觀庶娶某氏二子陞階庶娶某氏孟嘉始
葬公於鑄浦施家嶼之陽以俞宜人合之後冠復葬孟嘉
於公穴之右以何孺人合之茲崇禎壬申七月十有三日
冠用日者言改葬公於原坪之上並改祔孟嘉而又以金
氏祔其側劉羅二穴相去稍遠從故坪也銘曰

奕奕高唐華表連雲感夢來裔是祖是孫競奐流芳亦有
季昆乃季者何古之逸民三仕州郡不辱其身蹇蹇羅源
時揚滄氛以征以繕拮据宵晨百年保障去久逾新已倅
三輔中外交証未皇六師先詰兵戎肅清萑苻買犢歸農
晉而江右勞勩是酬秉心惟一敷政優游乘以貝錦公則
倦遊慨焉懷歸東臯西疇眷良晨交友好仇行行仙島
泛泛芳洲以琴以書以倡以醜以忘難老以消百憂緬懷
狂簡彭澤其次彼丁運艱爾當清世胡爲效之其心則似
無懷葛天解得其意百年高風邈矣難嗣有其嗣之罪罪
手澤一傳再傳珠璣拱壁鑄浦之陽列仙是宅出谷遷喬
有梓翼翼亦有闡儀葛藟冰蘖後千百年徵公遐則媿我
勒銘高文典冊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六

文林郎廣西梧州府鬱林州北流縣知縣萃臺章公
暨配孺人宋氏合葬墓誌銘 崇禎癸酉陽月

先慈太淑人同胞者舅氏二人獨仲舅以科名顯雖官止
縣令事業不盡表當世而人品自是哀然卽章氏稱多賢
指不數屈也旣歿而行實不傳無以示來禩三十年於今
宗周渭陽之眷耿耿於心會姘姆宋孺人繼歿將改卜吉
壤以合葬而宗周乃敢任其墓中之役私念知舅氏者莫
如甥也志曰章公諱爲漢字子清別號萃臺章爲會稽望
族自始祖開基凡十傳而及我外大父南洲先生先生經
術行誼冠冕士林詳宗周所著傳中配外大母楊氏生公
公生而沈潛寡言笑自少德器端凝識者咸以遠大期之
先生英偉岸立氣兀兀上人而公退然身口如不勝一味

收斂善下父子間自相師友先生嘗曰吾兒有聖賢之質吾所不逮惜未嘗學問耳然公自少服先生型範口無過言身無訾行卽處心積慮動質前修鮮有不合於道者而居家孝友尤著他不具論卽宗周以遺腹稱孤太淑人立孤難於殉死致煩楊夫人日夜絮泣公承二人志亟攜養母子於家視宗周推濕就燥以往飢而食寒而衣稍長入塾從師又長而昏及遣嫁吾姊無不先二人志一一以身任猶記公司教壽昌時宗周從先生五年中凡三往壽昌讀書黌宮公初命宗周搦管爲文閱之數點頭已謂宋孺人曰甥兒佳器也乃父爲不亡矣及公所習雒羔之業每脫稿必命宗周繕書若在官簡牘亦時時書之時宗周年十四五日受經先生而侍公如父忘其身之去太淑人膝下也其後不數年宗周登賢書從廣西官舍聞捷音爲之狂喜尋卒於官宗周自此不得見公迄於今日當世苟有知宗周者則必知公立孤之德爾爾嘆爲不可及云公少苦讀書致危疾幾廢舉業旣長而蹉卒業年二十三補郡諸生又十年以易舉萬厯壬午鄉試與計偕明年下第尋丁楊夫人憂己丑再上春官中乙榜署壽昌儒學教諭公日與諸生橫經講藝諸生輻輳如家人壬辰上春官又挫明年擢知河南永寧縣時中州大饑天子廷遣都御史齎內帑金錢行賑都御史督責諸郡縣長吏頗厲時時有落綬去者公焦勞備至首捐俸爲所屬倡富民應之得金錢子粒若干又因事設處爲賑法甚備而境內民賴以蘇都御史考公稱職明年災減公又創立義倉多儲粟爲經久

計民恃以無恐公爲政不務赫赫名獨以仁心爲實行其
撫綏積久而民德之戴之如父母公乃退而自喜曰吾平
生已見一斑居二年其族叔守誠來憲中州例當引避公
去任民遮道留不得多繪像以祀者乃調廣西之北流其
地徭民雜處盜賊出沒爲患前事者率庸流搪抵旦夕以
去公至首議保民六事一曰講鄉約二曰興學政三曰立
社師四曰訓卒伍五日革里甲六曰禁暴露皆切中地方
利弊民大悅無何鄰邑昭平徭作亂所至屠擄莫當一日
以三千人向北流適鹽司朱東光行部至計無所出以問
公公曰是不難使君疾馳一驍騎以先聲布曰兵巡某悉
起各縣兵會勦賊矣某隘伏某兵某衝伏某兵賊當自退
朱如其言賊果退朱大奇公薦公當路間在北流期年積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八

前任報滿偶勘事鄰縣途中寒歸而疾作遂不起邑人哀
之時萬厯戊戌十二月五日也距生嘉靖己酉享年五十
及輓歸行李蕭然先是公在官先生數移書以古循吏望
公勅公無爲子孫計公報曰兒固計不出此也其家學相
砥礪如此赴北流時圖迎養先生而不果至是臨終獨以
不得見先生爲恨先生撫棺一慟曰兒已不負所學雖死
何恨公始娶王氏天繼胡氏又天再繼宋孺人生四子二
女宋孺人性剛明理家井井教諸子自幼而長動有法度
故諸子皆克世其家公之歿也子女相繼襁褓迄於成立
則孺人三十年拮据彌劬矣孺人生隆慶丁卯卒天啟丙
寅享年六十子熒然燦然鳳竹鳳梧女長適沈祖誠庠生
次適謝應祥熒然娶林氏側一子燦然郡庠生娶羅氏四

子鳳竹邑庠生娶周氏二女一字泰一字宋繼王氏三子一女字某側一子鳳梧邑庠生娶王氏一子二女未字熒然燦然後先早卒宗人惜之卜兆曰某之里而葬期有待預爲之銘銘曰

祿位名壽不踰中人而德則豐學問文章不媿過庭而修益恭德之豐矣玉潤金融修之恭矣事親從兄鳴琴之韻清白吏之風遺爾子孫傳之無窮卜佳城之天錫矣偕爾偶以齊風

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馬湖來公墓誌銘

余髮未燥卽聞西陵有來道之先生其於書無所不讀而一二舉止狂妄類晉人人多異之者以是不及交先生晚一見先生於司馬郎署領其議論破囊而出大驚以爲經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九

濟才旣別去又十年先生已懸車在里間一顧余里中適大會羣士先生欣然臨講席神情疏散警欵間風生四座未嘗不爽然自失恨知先生之晚也無何而先生捐館比葬有日伯子彭禧介余族弟之辱先生館者錫和謁余而請誌於余余恨知先生晚卽晚知先生有不盡知者方遜謝再三而錫和頻申前命不獲已爲按其族銓部君之狀而節略焉先生來氏諱斯行字卽道之而馬湖其別號也來系出微宋之後傳至宋直龍圖閣學士屏山公始自鄜陵扈駕臨安因家於蕭山歷五傳爲潭居公始卜居長河其後代有顯人來遂爲於越望族潭居凡七傳而至先生厥祖畏齋公某考靜觀公某皆以先生貴贈廣西按察使而靜觀公博綜羣籍稱通儒雖隱德弗耀所著書曰敦倫

寶鑑曰備忘錄曰曲水龍鳴曰字學源流各若干卷足爲
後人憲娶贈淑人沈氏生四子仲爲先生生負異姿讀書
不再過成誦自少卽淹貫經史百家言倚馬成文于言不
加點總角補邑弟子遇當途小試無不奏冠軍者獨阨於
棘試凡七舉始以萬厯丙午得雋明年丁未成進士丁靜
觀公憂服闋謁選得主事刑部著獄志四十卷代王子爭
立朝議立長與鼎涓獨先生申濫生之例與庶生者鼎沙
謂沙已有成命不可輕廢立仍請治涓計父大罪當是時
貞皇帝在東宮久處母愛之嫌外廷胥抱隱憂故先生及
之而實與立長之議相成其後卒從先生議壬子典試廣
西事竣聞沈淑人訃歸服闋補工部管理器皿監甲兼督
山陵以不行請托忤要津遂坐察典論調補丞平府推官

劉二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十

時疆禍日烈遼以東西聚天下勁兵而苦於轉餉先生駐
天津管南北二餉南北餉者海運也由山海而進爲北道
登萊而進爲南道先生拮据其間皆有良擘而猶謂是未
可以收海運之全也請復元人膠河故道輓江淮之粟直
達天津在今日爲救遼之急著卽一旦中原有事漕渠爲
梗可恃以無坐困尤萬世定鼎之訃謨因繪圖自南海芝
蔴灣至北海海倉凡二百四十里其間地形之高下挑濬
之淺深與夫沿革便宜皆種種列眉而系之以說且課費
不過十萬當事者心韙之而卒不能決也漕舟守凍卒數
千預索來春口糧不得輒鼓噪赴軍門爲亂先生馳一牌
諭之卽定隨縛首事者正法秩滿擢兵部主事卽陳行師
機要請屯兵海外若月坨島馬頭營並居要害宜分宿水

陸重兵以資應援當事者頗欲用其說乃擢先生監軍僉事整飭天津時已并失廣寧先生申前請期得當一面自効而時亦終無用先生者久之卒報罷會山東蓮妖倡亂撫臣告急津撫檄先生提兵五千往援道過景州妖黨相聚數千人卒發刻日攻州城城中人出遮留先生殺賊先生陽謝之而密署所部援兵一鼓而進殲之白家屯遠近懽聲如雷諸士紳仍疏留先生鎮餘孽先生不顧疾馳山東時賊首張東曰據鄒縣徐鴻儒據滕縣相與犄角禦官兵殺傷無算而鴻儒尤黠桀先生請先復滕以孤賊勢因會總兵官連戰克捷鴻儒棄城逃至戈里兩賊伏山據險立營衆尚十萬我師躡之來燕禧先焚其輜重於他所復迎戰戈里再戰再捷擄其掃地王僞太師等鄒城聞之欲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十一

乞降而鴻儒復自戈里入鄒城斬欲降者三百餘人爲死守計我師驟薄城失利築長圍以困之穴城城破鴻儒潰圍逃閒道爲燕禧所執械送東撫獻俘闕下山東平先生遼功不居循例陞少參仍備兵津門久之貴陽有安酋之亂水西遠近諸苗長爭附之而長田阿秧其最也所居田當偏頭辰沉之上下扼我餉道兩臺議調兵十萬駐平越卽擢先生平越道仍稍錄平妖功進級按察使而以兵事聽先生贊畫先生曰是未可以兵威勝也適黃平州吏楊政啟訴寃行閒問之舊嘗習秧者先生喜曰吾得間矣密授以計令其叛而投秧不五日函秧首以還諸苗震懾其後安酋卒就擒黔蜀間次第底定則秧之敗有以啟之而楊政啟者先生許事成賞以五百金官都司當事者斬之

先生頗不平屬有微疾遂得請而還今上戊辰起補鬱林兵巡仍用先生靖土司也先生至而反側者以安止用恩信招撫而已尋擢福建右布政使一載舊疾復作先生曰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乞骸家居築梧桐園編經摹史無虛日或從野衲輩深話無生或從子弟論文講道又申宗法以訓族人過月夕花朝一詠一觴陶然自適終不聞有戶外事越癸酉之某月日以疾卒於家距其生爲陸慶丁卯享年六十有九先生英爽開霽率性自可居恒不修小節而識略偉然風馳電掣故所至以功名顯其論道則出入二氏從宗門之旨以達於孔孟妙悟得之天啟及先生既貴師事海門周子講良知之學向時所見宜有漸歸實際者而惜余生也辦一席請事未足以盡之嘗讀先生書

曰見太虛以內無一非知是爲致知見太虛以內無一事物是爲格物又曰爲善去惡善惡之念未除無善無惡有無之見猶在其發明新建大略如此來燕禱者先生仲子固爲諸生而自少喜談兵有膂力年二十餘從先生征廣川征鄒滕征西水皆橫梁躍馬摧鋒貫陣積以功次擢至遊擊將軍世襲外衛鎮撫而生擒徐鴻儒尤稱壯烈當是時山東兩撫竝以平妖功晉司馬世爵錦衣實攘之先生父子其後燕禱鬱鬱不得志夭死而先生處之坦如也識者遂以窺先生所自信云先生所著有經史典輿四書問荅五經音詁經史淵珠槎菴集及燕語家乘等各若干卷行於世其小品曰宗談六種皆以證學者在官封事若干首行間始末皆有成帙配沈氏累贈淑人其他家廷懿節

及子女昏嫁皆詳狀中兆曰某之陽而葬也以某年月日
銘曰

神廟以來天步嵬東西羽檄紛如埃禁中頗牧人爭推高
旗大纛幕府開蛇豕日逼鴻雁哀空遺至尊嘆撫髀叶矯
矯我公騰龍媒倏忽九天風雲回提戈所至殲其魁金印
肘懸斗大來孺子負戟英雄摧我公掉頭云胡爲叶滄江
把釣白雲陪手編竹素天人該力絕千古跨九垓出聖入
禪雄辨才公今一笑遊蓬萊無生之旨安在哉盍歸乎來
姚江隈春風動地轟如雷題此貞珉光夜臺其不朽者惇
史哉

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前福建布政使司

右參政日乾趙公墓誌銘

崇禎乙亥六月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萬厯昌啟間吾鄉有日乾趙公者嘗筮仕爲刑部郎間一
徙官已復爲刑部前後三十年竟以刑部郎懸車又十年
卒於家世莫能知公之爲人而公嘗自言曰吾幸効一官
始終不負也刑部郎已矣又多乎哉時有喟公白首爲郎
者故云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公諱會楨字衷如一字先之
日乾其別號先世出趙宋燕懿王之後南渡始家於慈谿
曰某公十八傳而及公考官橋公以公貴封如公官母方
贈宜人公生而歲而方宜人卒因育於母家自少端靜異
羣兒嗜學日篤嘗病目雖瞑坐一室指畫口啞無曠晷而
學亦日進日尋自愈長補諸生久之以萬厯甲午舉於鄉
再上公車成戊戌進士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
十一年所獻疑獄如鉅豪李二者坐姦利殺人而無左驗

惡詞莫決已五年所矣公一訊立白起沉尸視傷狀如新創也諸司傳誦公以爲神而李固雄於貴力能奔走權要人多爲之請間公屹不動也其他執法理枉多稱是出爲福建參政道由漕河舟子與漕卒鬪而誤斃一卒公坐是左官補邠州知州居二年政聲著三輔間復入爲刑部郎公既久於法曹曉暢律意而本之以矜慎故所治獄卒麗於平會妄男子張差持挺入青宮所當闈者輒仆錯愕間羣起縛之下法司訊公適主曹判時貞皇帝在青宮久違問視而福藩母鄭貴妃日有寵於皇祖宵人乘之數進蜚語窺禁中事二三柄事臣又坐戚畹往還故多持觀望者於是臺臣某有瘋顛之說而提牢主事王君之案窮治差頗得其交通內官狀詞連戚畹鄭國泰坐以主使請劍甚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

力公乃颺言於朝曰何物姦徒闖入禁庭洵有主之者然執內豎龐保劉成而城社瞻落矣縱姦則下疑朝士株引則上疑宮闈而事愈有不可知者因亟定爰書以上報可於是皇祖宣貞皇帝於青宮奉聖母同御便殿見羣臣論以兩宮慈孝無間之意而人心乃安一時清議諸臣猶鯁鯁爲國本計爭袒王說與倡言瘋顛者水火日甚明年大計王削籍諸邪臣益用事馴至魏璫借其說以定要典會王君起廢復用刑部郎罷歸逮死詔獄天下寃之公遂滋懼清議矣蓋公持論類調停頗坐遇雨之嫌爲王疏所摘方王君起廢時公亦自劾罷刑部郎歸旣而邪黨用事構殺王君諸依草附木者次第彈冠登要津獨公以刑部郎家居如故迨今上龍興諸奸亦次第服辜卒無有引繩公

者而公之以刑部郎家居又如故異時公車追誦之言曰
調停之與請劍議本相成特惡其以黨姦爲調停至倡大
東之說敢於叛君父而不顧也懿哉斯言已足白公平生
矣始公旣斷槌擊事以外艱去又起補原官慮囚江南所
縱舍矜疑數十百人時張太宰問達頗知公稍欲引用公
不果公固未嘗數數也公爲人簡素居長安二十年率敝
裘羸馬官舍蕭然與人落落不苟合然不爲岸異至當大
任決大疑輒不動聲色得之余通籍後公三年稍與公同
朝每望見公穆如清風自顧以爲不可及旣而出處之跡
時時相左不克竟公樹立會公旣沒之三年其嗣孫重慶
將葬公於某之陽而以其年家子馮水部君之狀來請余
誌余辭不文乃重慶從余遊有日必假余言以瞑公也因
爲摘其大者如此系以銘銘曰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五

此侃侃而爭者君子之朋胡不附以矜名彼炎炎而勝者
小人之勢亦不乘以射利臣筆如山臣心如砥曰臣三十
年爲郎不負爽鳩氏嗚呼庶以永而來社

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葬預誌

崇禎己卯正月

嗚呼淑人辭我而違世者二年於茲九原長夜將謀諸隧
道之石以爲不朽計而釵荆裙布不出里巷家風卽奄奄
良人秩秩德音安所稱鴻妻萊婦相引以爲重而卜諸彤
管之靈是甚可媿也余姑私存吾淑人而已淑人會稽之
章氏余母族姪也父北川公仕華母齊氏生四歲而孤家
且貧母鞠之備劬長而學繡刺卽工繡刺時以其力佐母
乏日無停晷當沍寒挑燈或入漏盡至十指凍裂以是得

賢女聲先慈謀之母姨往視之曰女且有福乃啟舅氏而聘之不備筐篚年十九贅余越三日來我舅氏以余生而孤長而育於舅氏也而至是已分爨矣家無應門淑人卽親操井臼以奉我先慈惟謹至備嘗艱苦余惟下帷攻舉子而已入夜仍挑燈佐讀往往後余而寢先余而問旦偶余網髮巾未具淑人輒手結一巾遺余數年乃除去而際通顯終不能備淑人翟冠耿耿余懷矣淑人歸余之明年爲萬厯丁酉余補郡庠旋領秋薦登辛丑進士不幸先慈見背惟淑人逮於舍殮稍拜官行人復承先大父重自此余抱羸病會淑人亦病相對一榻三年支離之狀極人世所不堪余病稍起又拙於逢世因而坐廢家食者前後二十年淑人日御五言詩而操筆不自識爲官人婦也又以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七

其間嫁二姑娶一從叔婦娶一再從叔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皆淑人爲德以相余而余乃食貧日甚且與淑人若將終身矣越天啟辛酉熹廟收元余自行人起儀曹主事連擢光祿丞尚寶卿太僕少卿淑人一隨尚寶任僅數月偕余謁告歸一年起右通政會逆瑞魏忠賢亂政辭遂坐削奪崇禎戊辰今上改元復官誥起余順天府府尹淑人再隨任踰年偕余謁告歸乙亥廷推閣員奉欽召赴京丙子以工部左侍郎謁告甫出國門聞警急因寄津城上書刺時宰誤國狀奉旨削籍歸則淑人寢疾於家浸劇矣未幾疾革時丙子十二月十五日申時距生萬厯戊寅九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五十九余與同庚先淑人入閨月而後淑人而苟延者又二年淑人乃竟止於是

乎始以余官儀曹封安人繼官僕少進恭人繼官京兆進
今淑人中年生二子長洵以官京兆遇今皇太子冊立恩
補官生次者殤四女長適陳剛次適王毓芝三聘章叡殤
四適秦祖軾皆士人洵娶周氏舉二孫曰茂林鄧林嗚呼
福履如淑人亦足酬一生辛苦而余所追感於淑人者數
事淑人始歸余余性易恚時遺淑人詭語致上忤慈親已
淑人從容進曰爾爲人子事母可如是耶余大悔恨輒自
創久之而淑人喜告所知曰吾夫子能改過矣先慈晚年
體浸癯淑人躬承起居凡巾櫛七箸皆服其勞先慈事事
宜之而動依若左右手及大父病余滯京師淑人典簪珥
以事湯藥周旋問視間如其奉先慈也則余之有媿於子
孝多矣余坐逆瑞之廢朝論洵欲殺余視東林六七君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子淑人聞之必勉余忠義無偷生余方自危若朝露而淑
人意自若也余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及守京兆
都城受圍火光徹衙署家人皆號泣爲行遞計獨淑人不
動曰吾從夫死余曰何至是淑人曰爾幾倖乎余又因之
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則余之有媿於臣忠多矣始淑
人患痰疾甚發譫踞牀起坐朗聲曰我觀音大士也而
歷歷言家人休咎事多奇驗還叩淑人則曰我不死行當
受三品封誥踰時而甦惘然自失也自此虔信大士日夕
持經呪薰禮竟數十年而性不慧開卷不辨之無及版依
旣久乃能讀心經及延壽諸經并解其大義没之前病痰
喘甚苦屢絕問以鬼神事曰無有乃曰生老病死人人不
免耳終無一亂語儵然而逝余年二十六從德清許慕簡

公遊黽問學於今頗有意於朝聞之說每見佛氏談生死不甚契輒以挽淑人而淑人不顧乃今淑人所得於生死之際如是真有學儒所不能者且有學佛所不能者終媿余之恍恍而生惚惚而死也淑人性剛明處心行事動稟質成一生無諛語無綺語無口是心非舉止端重雖處閨閣無惰容筭家政數十年雖出入米鹽斤斤節蓄而恩施上不必均以有禮又以其暇躬紡績爲婢妾先至老不衰略云婦德矣及其死也余哭之曰失吾良友因題其旌曰孝莊是爲孝莊淑人志客聞之而嘆曰美哉淑人昂哉君子其能相與以有成如是余曰有是乎有是乎因冠以劉子稱合葬預志後有求劉子者亦於此得之昔鄉前輩鈕石溪先生自述墓志以病天下之諛墓者余聞其風而劉子全言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六

悅之因并不自志而稍附淑人以自況君子有以哀其志云劉子晚號克念見志也銘曰

此纍然而起者爲誰氏之圻不名不行返其天先不日不月不紀歲年先萎非促後死非延清風明月白石丹泉時與俯仰一氣脩然噫嘻我借淑人兮非言之傳

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司清吏司郎中醒涵臧公

暨配誥封安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崇禎己卯三月

吾友丁長孺先生負一世人倫鑒而不輕許可晚於懿戚中得二臧伯曰存涵仲曰醒涵時以學問文章相切劘竝成國器因舉示余曰此吾鄉後起之彥也尤亟推其仲云比余過菖蘘接二君子皆相視莫逆余私識之曰伯也當以經濟顯仲也當以志節著無何存涵起家大行捐館矣

醒涵則自大行稍遷南銓郎後伯不數年亦捐館平日所期經濟志節或酬或不酬卽酬者十不一二因念天之生才既不偶而又往往成之難而奪之易如此悲夫仲氏旣卒之二年厥配吳安人亦卒又七年胤子基辰始以其季父照如之狀來請志於余以待葬曰唯知己之賜余乃憮然讀其狀而節略書之按公諱照如字明遠醒涵其別號也臧爲長興望族其先徙自無錫自公而上逮始遷者凡十七世而近世七葉相仍皆顯於科第其一隱德最著公之考靜涵公歷官廣西僉事公又與其伯竝舉南宮一時以爲盛事公由萬厯己酉舉應天鄉試越丙辰以南宮高第成進士連丁僉憲公及母沈宜人憂服闋猶抱毀久之熹廟改元辛酉謁選行人歷崇禎戊辰今上改元轉南京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誌銘

九

吏部文選主事尋進郎中己巳給假還里以病卒年五十有一君子惜之郡人士因上公品行於學使者亟祀鄉賢云公少負異姿讀書一目十行下益攻苦自厲爲諸生卽名噪諸生間而顧獨有志於聖賢之學嘗揭夏正夫先生三言於壁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識者知公趨操時高忠憲倡道東林當世方奉爲龍門公實心師之而獨不喜事交遊附貴勢居恒處之落落旣總憲席益引嫌及忠憲從容蒙難之後公乃拜墓登堂執弟子禮而去曰不負吾夙心也其立志皎然如此公爲大行凡八年四奉簡書所至以廉幹稱會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誅不附己者羣好心惡公致俸滿不調而當楊左諸君子之逮詔獄也於魏忠節尤同年契厚下

獄之日公已奉使節出都門復滯其行而居停其子學泚
輒解橐中金以佐緩急已又毀產數百金助輸其所坐懸
賊及諸君子寃死公又各爲文奠哭聞者咋舌忠節之難
獨周忠介締婚吳門與公破產都下事最著而忠介竟坐
是以死公偶不死耳逆闖建祠都城自府部而下無不矚
金者公慨然謂諸僚曰此何等事而碌碌隨人合署竟不
行當是時舉朝附璫稱功頌德遍天下岌岌勸進而一掌
狂瀾獨有公一人以散僚著臣節係宗社安危如九鼎則
公之幸而不死亦豈偶然已乎今上御極誅闖方次第錄
用諸正人而秉事者猶闖黨忌公居言路遂得南銓以去
臨發念職猶在進賢退不肖實關中興大計因兩上書言
國是反復邪正是非之辨若遣戍之孫公慎行削奪之文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公震孟擬辟之惠公世揚皆出之萋菲中并齒及余而若
某某爲一時遺奸公又摘發之公論翕然歸公時方擬公
北銓矣忌公者後先接踵亟晉公郎中故事北銓無以正
郎改故也公乃始終不爲宵小容其立朝風節類有如此
者此余所謂志節一斑者也公嘗建宗祠立義學以收族
又分宅卹孤爰及親知脫驂解綈動有古人風至或操百
金五百金乞公一竿牘不可得曰恨吾心不青天白日致
疑乃爾亦足以觀公之微矣所著有五經註疏諸司典則
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吳安人出自華族亦有賢行方
沈宜人病亟時安人刲股以進人稱其孝年踰壯無子遠
爲公進二室後生一子卽基辰而基辰尤顧復備至不自
知其非所出也於此又徵公家教公生於萬厯己卯安人

先公生二年爲萬厯丁丑而年得五十五其合葬也以某年月日兆在某里其世系子孫婚配皆詳狀中不具列嗚呼以公之志而得要其終學以遠且大迨於今日時事瀕危何啻孤棟之依明堂往者聖明初政天下想望治平乃自先朝崇長中涓以來宵人之胙一剪而復蔓日浸月長釀成空國之禍又有不止於前日者而公也已矣試問公異時所推轂賢士大夫竟安在九齡老矣韓休死矣獨媿余鹿鹿容容躑躅老病之間負公知己也余能無餘慨也乎余能無餘慨也乎系之銘銘曰

古人三可惜惟公服之無斃此生此學與此日迫以律此身粹然完璧惜此世道陽九孔阨矢公之志未竟公德公所自惜者百年已往而其爲世道惜者亦吾黨之責公也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慰諸勸此金石

諫議大夫原任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誌銘

諫議公既沒之七年而其嗣子開以范尚寶之狀來請志於余余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黨晨星盡矣余而不志公又誰爲志公者公諱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先世鳳陽人自鳳陽徙滇之寧州則始祖珊也當高皇帝時從征六詔下西南有功授世官於滇遂家焉而厥後子孫散處他郡邑已沒滅不傳獨家寧州而可紀者曰機曰暹曰銳曰綱遞傳及案是爲贈公奮起諸生益磊落負奇氣王氏之行誼著於鄉至贈公奮起諸生益磊落負奇氣王氏之興有自來矣配黃孺人生公有異徵年十四補諸生時雖童子已傑然恥爲凡兒萬厯戊子舉於鄉卽丁贈公憂當

贈公病亟公籲天請代刲股以進人稱其孝屢上公車戊戌署竹溪教諭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公氣骨英勁雖讀書中祕輒感慨天下事不屑隨世以就功名因出爲吏科給事中七閱月轉工科右領巡視廠庫時神廟方深拱不視事秉政者以養交持祿爲得計轉相授受羣邪附之致正人日落舉世不知有清議久矣公首列五事以獻一謹法令二專會推三慎名器四廣賜環五嚴奏辦會沈四明被言乞歸輒援王山陰自解公劾其誣善行私顛倒溷爛旣而沈歸德並罷舉朝愕然公上疏爭謂鯉不當與一貫並罷皇上一日罷兩閣臣其當罷與否舉朝知之而舉朝不敢爲鯉伸一辭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不報四明去復指授其門人李晉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第

三

江大拜公又上疏爭謂廷機無相識無相才無相度徒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竊取大柄他日必至僨轅至引安石禍宋以喻前後三四上語多切直其後晉江遽出綸扉待珥者踰年而去公又念時事之日非也上疏極諫列可痛哭者八事一閣員不補人失心膂厥疾狂一九卿不備員強半署篆外而監司知府莫不皆然人失股肱厥疾痿一南北臺省寥寥巡方日久報代無人人失耳目厥疾聾瞽一廢籍諸臣淪落有年壯者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一內備全虛九邊缺餉至八十餘萬京營十餘萬卒皆以空籍耗實糧安備緩急一臺省封事一切留中言路斷絕一權稅之使遍天下民間賣子鬻妻以供無厭誅求怨氣通天一郊廟朝講日久不親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凡

此皆足以致亂亟請皇上下詔罪已如輪臺奉天故事已復因灾異疏論山陰相燮理無狀比周一貫廷機驅除正人汪若霖姜士昌宋燾等卽賢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錢一本遂中立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皆不得召用傷割天心及兵部尚書蕭大亨賊穢如山左副都御史詹沂柔媚無骨戶部尚書趙世卿末路回廊均宜罷斥以應古者灾異策免之例又因會推冢卿參大亨及南兵部尚書孫鑣因會推吏禮二卿參詞臣黃汝良全天敘又特參遼東巡撫趙揖開釁生事貴州巡撫郭子章開釁土司及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頑鈍汙穢又疏參同官及臺員之敗羣者前後皆留中不報當是時公直聲震中外數十年小人營窟賴公摧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重

鋒力抵幾幾乎勝之而國是小定公益自負一往不反顧日論列天下事在省三年積數十萬言朝士視公足左右爲榮辱於是小人人自危日思所以中公矣一日詞林湯賓尹者托其私人進結於公爲大拜地公故不應其人怏怏去省中王紹徽尤恨公切骨與其私人日夜謀遂捏公厰庫賊及暮夜之金至百餘萬喉御史鄭繼芳發之百足競起公抗疏辨且罵賴神廟素知公皆弗問公益憤憤度無以自白乃集五城司坊官役若干人於正陽門出其行李十餘擡家屬肩輿五乘衆白之而公則向闕叩頭慟哭曰臣無能替筆事陛下矣遂挂冠出都門去於是南北臺省交章訟公寃而銓曹竟以擅離職守降公刑部簡較辛亥大計遂列公浮躁公之視厰庫也條陳事宜有九議

五款等疏且連章參劾商中官楊致中李進忠吳進王道等請逮問追贓凡所以節虛冒而恤商民者百方致爲中貴人縮頸頓足嗚呼墨者如是乎公去國十五年而熹廟御極趙忠毅出爲吏部尚書矣乃起公湖廣按察司知事明年甲子晉工部主事未幾逆閹魏忠賢竊國柄逐忠毅去御史張訥并論公奉旨閒住而向之仇公者爭起而附奄據大位紹徽等復理贓款之說兩疏論公必殺公爲快遂奉旨削奪又二年今上繼統首誅奄及其黨皆罹刑書一時衆正彈冠而公獨爲冢卿王永光所扼不得召公曰已矣吾其汶汶以沒齒乎因上書自理臣二十年孤踪前後爲小人所錮而張訥者復參臣以東林黨臣與顧憲成諸臣師友聲氣何黨之有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惡爲類

劉二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十四

相濟君天下者勿問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永光益惡之遂報罷其後有薦公者會黨論復起而公已無意於世矣越四年病卒初公之去國也旣罄身以自白而言者未已公以是不敢遽歸滇攜其家僑寓蘇門言者復謂輝縣腴田半入其手公乃去輝南下所至士大夫皆匿影引避若將浼者獨年友劉靜之逆諸河澣而勞曰知子有今日久矣因相與渡江謁顧端文諸君子講性命之學歲餘乃始歸滇旣拜工部之命行次江陵遭錮力不能返滇矣浮江而下暫止真州旋入浙變姓名匿西湖中訪余山陰道上黨禁解還真州已已自真如金陵爲投老計遂卒於金陵而公自被放以來所至輒縱情山水東躡岱峯西窮華巔中條尼泗歷少室嵩高南入吳會渡錢塘泛東海禮普

陀還過金焦滯武陵問桃源善德之奇出巴蜀上峨眉登
其絕頂飄然有遺世想還滇十餘年出沒太華昆池間遠
及點蒼雞足洱海無不窮其勝概皆有記有詩嘗曰吾平
生惟山水爲家緣道義爲知己持此自老足矣臨沒橐無
餘錢賴尚寶諸君之義以成殮至是百餘萬賊跡竟歸無
是公而公亦可以死矣悲夫余因追念公一生出處之際
有不勝其感慨者國家自神廟之季黨論方興小人翕訛
高張變白爲黑正人君子之禍至熹廟而極蔓延迄於今
日玄黃戰而愈雜天日朗而愈霾國事至此有莫知所稅
駕者而公實以其身周旋於四朝之際公每時時感憤曰
吾進之不得與忠介輩暫慶彈冠之會退之復不得與忠
憲輩同遊化碧之魂而黨乎黨乎余聞而傷之朋黨之禍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君子見誦於小人固也猶幸吾爲君子耳獨公并疑君子
辛亥之察孫太宰丕揚曹吏垣于汴皆借公以謝小人平
夙怨而御史史記事復下石焉故小人益得憑陵公一種
悠悠之論終其身流布海內每當鼎革之際語及公便費
推敲不曰持守有訾則曰性氣難近雖吾黨猶然卒使公
躑躅於東西南北荒嵐野水之間以死世未有奇冤奇厄
如公者迨公死而公心乃白公之品磊磊乎揭日月而行
舉天下知爲先朝名諍臣有功於世道不小也悲夫公卒
於崇禎癸酉年六十有九配趙孺人側陸氏生一子卽開
應天府學生英毅有父風而公卽葬於江寧之太白鄉遂
稱江寧厲賢後之君子亦尚有以論公世云尚寶君諱鳳
翼系以銘銘曰

何來乎天一方東西南北視儉逃亡死而托於二三子之手無寧死於故鄉冀余心之耿耿聊不媿吾膺滂梁溪有席近相望旅魂飄飄庸何傷

誥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

中文源李公墓誌銘

崇禎辛巳五月二十九日

今皇帝御極之十二年時艱瀕亟流氛遍豫楚震及陪京特詔起吉水李司馬於陪京時其尊人文源公年九十望矣再疏請終養不獲命而公乃謂司馬曰老臣義不忘國恤而乃以老臣故戀戀家園養志之謂何藉而不就咎在老臣而行矣吾其偕往慰而心於是司馬奉公以行而公時步履殊壯且善啖留三月忽思歸歸而司馬仍再申前請不報無何訃音至矣司馬痛絕徒跣奔喪以不得視含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殮爲恨識者曰天下喪亂忠孝道虧勢不兩遂獨而能以子之孝成臣之忠則非太公之教不及此而余則謂司馬此出頗係中外之望卽在事不久諸所擘畫已足爲國家固根本遏亂略功在世道則太公所恃以瞑云賢哉太公懿哉司馬君子謂是父是子洵能相與以有成也宗周請遂因而尚論公方司馬爲臺郎時國是紛糾玄黃初判其駢者往往墮雲霧而不自知獨司馬先識爲衆正指南而異己者百計咻之又遺書公咻之司馬弗顧也頃之公以南國子學博報滿入都見長安物態曉然謂司馬曰始吾虞子錯趾坑塹中今乃如是毀譽何嘗功名數定守正而行卽以賈禍吾亦何憾乎司馬得之志益堅旣而羣邪得路浸不利於諸正人會司馬方按浙公遺書曰磽磽易折

盡去諸吾亦從此休矣司馬遂去浙明年京討司馬外調復以餘罰及公南比部亦論調而公固恬然安之司馬引罪公曰吾乃不能爲孟博母乎公坐是終身不起司馬一起輒坐廢黨覺迄今未已至以身之進退爲世道汚隆者垂四十年大抵公啟之也始公偕司馬同舉於鄉年已遲暮矣了不改其寒素雖一衣不易且謂司馬曰世人往往科名爲金穴一日得志美服御盛騶從至不恤妄攫廣貨終身敗壞實乃權輿而其一己甘澹薄務以堅忍強其筋骨異時少有進步稍堪負荷報國恩司馬輒奉命惟謹鄒忠介聞而喜曰不意前輩素風乃見喬梓間則司馬一生樹立其根底固有素矣公居恒謂司馬輩曰古人言行不媿影寢不媿衾此不知經幾許磨練得來今世論學者每

者司馬方以忠介遺鉢振鐸仁文之堂爲士類景從率本之公指君子以是知公之善教公少而孤奉其母夫人克懽遭家中葉銳志業舉子學成九試始以萬厯庚子售甲辰就廣德州學正戊申遷國子博士壬子量移大理評事改刑部浙江司主事晉郎中皆南京歷官冷署少所建明而其在廣德也遇諸生如其親子弟勤勤督課之多方諸生有以微事聞誣誤於上官者公必爲原情解之至直指欲以所私前廣德守某祀名宦者公按守在官無狀持不可曰公論出於學校吾其敢以一官辱警宗大典事竟寢直指恚甚竟奪其薦劄在刑部時有叔姪爭產累訟不決者公特廉其教唆者懲之而徐諭以天性因各悔悟相持一慟以讓終人服其德化保定劉督撫某之子詐其同鄉

劉二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官省郎者郵符往來南都事覺爲省郎所執送法司下公時省郎勢張甚督撫遂請殺此子以謝省郎公謂父子天性何遽乃爾况所坐不至是姑與之寬政而犯者懼逆父命逃去省郎抗疏劾公執法公曰殺人媚人吾弗爲也犯者復自歸擬城旦而去省郎竟以此爲公論所薄而公清譽乃驟起其他折衷情法往往類是公性醇實居恒議論多本之平恕至臨大義決大閑則凜然不可犯取與進退之際斤斤如也或勸之速化則曰與其捷競無寧鈍處故前後在南都皆報滿不調旣罷歸一意課其子孫讀無虛日而公亦手一編如經生不治生產不遜聲色不繕園亭雖登臨山水之興未嘗數涉足然亦終不喜著書大抵歸之質行跡公一生自樹允矣前輩典型亦足托於世稱不

朽矣公諱廷諫字信卿文源其別號仕終刑部郎中晚以
司馬貴累封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階資政大夫
配周氏繼劉氏萬氏周萬皆以公比部考滿封安人又偕
公封歷進蒸人淑人夫人考秀以公貴贈刑部浙江司主
事晉贈如公官妣周氏歷封同考先世出自唐忠武西平
郡王晟凡四傳至始祖唐始古籍吉水又四十傳於今世
爲吉水鼎族至司馬益大詳見狀中子男五人長卽司馬
邦華次邦英曲靖府推官次邦藻邑諸生次邦著拔貢生
次邦蔚邑廩生孫男十五人士開士國士亨士齊士京俱
邦華出士閱邦英出士升士奎士斗士璧士星士沈俱邦
著出士延士建俱邦蔚出孫女十一人出邦華者需姑于
姑怡淑出邦著者坤姑巽姑出邦藻者慧姑金姑出邦著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者建姑惠姑出邦蔚者靜姑慈姑士開以下又皆有子男
凡八人其婚嫁皆詳狀中公之子若孫相繼起文學有聲
多稱國器而士開以殉弟士亨溺奉旨特旌尤足徵公教
公生於嘉靖癸丑正月十八日卒於崇禎辛巳八月二十
七日享年八十有八以無疾考終正寢其葬也以某年月
日墓在玄潭松林塘附十三世祖妣鄧氏側先是司馬旣
奔喪卽陳情請卹例得祭葬方在候命間而司馬不遠數
千里使命持狀乞言於舊治宗周宗周遂節其過庭之大
者書之貞珉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使得有所觀法焉復
系之以詞

鬱彼林塘闕宮有姜文江之源大忠孔揚卜世卜年再啟
新疆是日聞孫生而徵祥箕裘不替聯武頡頏橫經振譽

海歷曹郎閭閻執法白首馮唐盈虛消息與時偕臧景運
嗣新象賢彌光一命再命三命循牆以其教忠媚茲明王
以其治孝將父則遑奕奕留樞綱紀四方爲宗社金湯惟
厥考肯堂豐碑載銘庶有俟於旂嘗

大中丞張浮峯先生暨配胡淑人合葬墓誌銘

大中丞浮峯先生卒將八十年而其聞孫孔時氏始以竊
中之石請銘於余蓋前此先生卜葬未定也方伯公方遠
巡有待以迄於今而孔時乃備其曠典則固非當世尚論
之君子不足以與於斯而余豈其人乎然余旣辱交孔時
有年竊有聞於陽明先生師友淵源之際不禁其向往之
私有不容已於論著者先生固文成高弟子也昔者文成
以良知之說教天下一洗學者詁詁支離之習返之踐履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而消歸於當念蓋卓然孔孟之旨也而學焉者往往不得
其說動求之狂慧不免轉增玄解解愈玄而知之良愈晦
浸淫趨於邪說下者依舊訓詁而已則文成在日目擊及
門之士固已知其不免明示詆訶獨橫山東郭中離數君
子佩其師說不忘而在越復有先生云文成嘗曰吾門不
乏慧辯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指字先生則先生之
學於文成可知也居恒每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
孟子之道萬物我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
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爲學
非學也其發明師旨類如是迨文成沒而慧辯之業日新
月盛先生獨以反躬鞭辟卓立其間使後學有所持循則
良知一脈傳之至今不盡爲邪說所蝕先生力也先生宦

轍前後在江西最久政事之暇日與東郭念菴洛邨楓潭諸公聯講會以證訂文成之學因闢正學書院於省會羣彥士而修業焉先生歲時進考其成喁喁如也異時名世鉅儒多出其中者已又建懷玉書院於信州以處湖東諸郡士且特迎龍溪緒山兩先生遷主講席江右宗風丕振遂留緒山卒文成年譜之役相與上下其議論踰年而竣先生之有功於師門又如此也先生有至性甫二週而喪考郡守公輒知哀慕飲食舉止異常時年十六自塾歸卒逢虎患傷其臂神色不渝識者知其根器及既登文成之門篤信其師說而方行之大端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事母唐恭入終身孺慕不衰閨門雍肅服官泄政所至有建明不媿其學同門之士稱純粹似伯淳篤誠似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誌銘

三

君實云晚年見地益高嘗揭座隅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亦足窺先生所至所著語錄及文集若干卷歿祀瞽宗又陪祀文成於天真於越允矣其有光於吾道先生張氏諱元冲世家山陰白魚潭里自皇考少參公以來累世簪纓華貫爲於越鼎族先生弱冠舉於鄉五上公車登嘉靖戊戌進士筮仕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疏論分宜入相謂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分宜憾之又疏罷中官之遺織造者遷工科都給事中時世廟方事玄修居齋宮日久先生數以視朝請不報同時言事者禍不測咸爲先生危之弗顧也頃之出爲江西參政晉廣東按察使視海道縛海賊徐碧溪何亞八敘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監司第一丁母唐恭人

憂服闋補江西右布政轉左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會聞中流賊犯境勢披猖先生疏請旗牌行便宜命將出師日以斬獲聞餘黨方次第投首而汪副使出戰忽爲賊所戕贛院被論落職省中忌者復及先生并奉旨回籍公論爲不平而先生處之怡然代者未幾解兵事乃追頌先生云先生歸二年卒於里門年六十有二配胡氏封孺人以子方伯公貴封太恭人而孔時列狀稱恭人佐夫子以恭儉則成其令德啟哲胤以義方則世其家聲悉而數之其事上也敬其御下也嚴其接姻族黨里也惠而周種種垂訓動是大家風範每云好榜樣好榜樣令內外諸婦服之享年若干卒具徵先生刑于之化子一卽方伯公一坤而孔時則仲孫鑑也晉府左長史皆世其家學其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他詳狀中先生生於弘治壬戌卒於嘉靖癸亥恭人生於弘治丙寅卒於萬厯乙酉始方伯公葬先生於麟寶山越若干年而孔時卜之不吉乃以某年月日改葬先生於秦望山之陰某山恭人合焉是爲浮峯先生合葬墓始先生讀書浮峯寺文成顧而登其巔曰此山卓絕不羣叔謙似之爲題浮峯書室而去故學者遂稱浮峯先生銘曰

浮峯高高不極何年駕出神鼇脊遙遙祖自崑崙脈溟渤流沙盡揮斥蓬萊之島洞天側朝宗遠近培塿匹惟有浮峯立如壁傍睨恍惚爭辟易豈知平地無奇特實者其履虛者識一點良知獨爲則淵源紫陽互羽翼終古靈光亘不蝕秦碑夏簡遺文寂紫氣還浮讀書室

余少孤養於外家年十七從塾師假館於印臺公於公中
表行而公已儼然前輩不敢進而論硯席交間聆其言論
風采未嘗不望以爲天下長者既謝去漸遠外家稍自疎
於公而公名德日醞積而施於鄉余過母黨詢人物無不
首屈指公者無何公遂以仲子徽委禽余女益習公平生
及公沒而公諸子手持公狀以乞余隧道之銘余不能辭
也謹爲之誌曰公章氏諱懷德字天成別號卽印臺世家
會稽傅山里傅山之章世有令人科名爵位炳朗三朝而
以隱德耀者亦代不乏人於今則推徵君矣始公以諸生
進胄監選人日久謝去晚由廷臣應詔薦公有治郡材被
徵復不起終老於家故稱徵君云公考曰靜齋公早世公
則進承其大父少參公修趨庭之業顧不屑章句而惟謹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身飭行以敦儒風期不墮少參公箕裘而已少參公宦橐
不踰中人公力佐以儉約且耕且讀早夜瞿瞿以漸衍清
白之緒迨少參公歿而公竟起家至素封余每見近世士
大夫以墨著者輒不及一傳而敗少參公於子孫無厚遺
而獨能取償於後日蓋世德相仍服禮秉度之效非徒居
積致然也少參公繼娶董夫人生子英少公十齡而公事
之自少如嚴父析產之日惟董夫人指已又披英起家行
業與公埒世以爲難又推以及里黨貧乏者多待公舉火
然與必當阨諾必稱情絕無沾沾市恩意公德度寬和與
人無競而中實介然不爽涇渭與之謀必罄情愫動鮮欺
績論事有遠識往往片言而決故人皆不忍欺公亦不能
售以欺也卽子錢家有負公者公視其力不任輒焚券而

已以是公終身不投牒官府雖處豐腴門庭闐如嘗於元旦啟門獲盜者卽其逋佃客也跪而請曰久負公德故自縛來謝耳公曰勞苦爾亟飲之酒而遣之命佃如故其好行其德多類是或方之陳仲弓云公雖章句儒生守耕桑之業迨老無出鄉而寬足以得衆辯足以知人廉足以鎮物慎足以當機倘得筦郡邑符一展其經濟其聲施豈遂遜龔黃漢世得人多取之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公實無媿焉遭際聖明赫然中興致欲罷科舉行古初制洪永之際於斯爲盛而公竟以碩隱終蓋是時公年已老矣同時海內被徵者若而人輒續食公車而功名多不顯致以虛聲詬處士竟格薦舉行科舉如故人多思公者臨歿謂諸子曰古人積德如耳鳴自聞近名何爲又曰信吾初心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卽是善行有意爲善喪厥善斯余所謂天下長者也公內行尤醇備詳載章爰發所爲傳中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舉葬於某里初娶袁氏生子黼太學生繼倪氏生子某某皆邑諸生其昏嫁皆士族少參公諱禮世所稱稷峯先生以經術盛鳴海內者也系之銘銘曰

信爾心成爾行積爾德韜爾名耳薨薨達帝廷月旦孚賢良徵公不起薄樊英吁嗟乎人以徵重兮抑還以人重徵後有作者式公平生

特進左柱國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

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恒岳朱公墓誌銘

崇禎甲申二月

宗周幸以鄉前輩奉恒岳朱公也而公自辭學憲家居日久足跡未嘗入城府無由一奉顏色接其緒論居恒心儀公廉靖長者遂當坐至公卿未必盡了天下事旣而公起隴西歷蜀右左轄擢巡撫總督控制西南所至平大難策大勳始知公之才有大過人者當祖宗全盛時聲靈震聳四海猶不能靖安南之局至麓川之役糜敝天下十年僅博中國一大縣而當事者倖封侯之賞至今有遺議焉以公而觀竟何如者蓋時事至今日而難言矣自邊事告警以來海內騷然蜀中遂有奢曾之變云奢曾者苗屬世居蘭州爲蜀外徼與黔徼安氏爲界皆爵宣慰而世相讐殺雄長於諸司天啟辛酉奢崇明以應調入援出兵重慶乘覺賊殺撫道各官遂以重慶反一呼得二十萬衆分道進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壹

成都所過郡縣望風瓦解時公先以左轄入覲就道矣省會無主勢洶洶蜀王亟率士民出東門遮道留公公慨然日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立返旆治兵爲守禦計纔二十餘日稍得勝兵七千佐以鄉勇而賊已薄城下公出誓衆曰必致死無有貳心衆皆感泣因率衆登陴分屯四門賊百計仰攻不得志乘賊懈直闖賊營斬馘千餘生擒賊目數人因得賊中要領一日盡清城內奸細誅殺二百人出示賊益出奇用間多方以誤賊而賊將羅乾象來歸賊計始窘有退志我兵漸出營城外每接戰公輒戎服當陣前矢石如雨而目不瞬諸將感奮殊死戰久之援兵大集賊乃潰奔越明年正月成都之圍凡百日而解公始得巡撫報矣賊退至敘州勢復合攻城公以大兵兼程追勦又先勦

所過郡縣截其歸路前後死者數萬人乘勝逐北定敘州
復重慶斬其驍將樊龍賊乃渡瀘水去以餉乏不及窮追
又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遂入蘭
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公因請以外四百里膏腴地隸
永寧衛內四百里蠻瘴之鄉分給各降將使世爲藩衛詔
從之無何安氏復反水西至是安奢解離賊得逃水西界
上互相唇齒還擁衆掠蘭公復敗走之會黔撫覆殲於大
方甲子公出師遵義爲黔聲援晉兵部尚書時黔師屢勦
勦撫兩無定局議改公專征賜尚方移撫貴州節制貴川
雲湖廣五省軍務公還鎮重慶大治兵分道並進別用降
將招奢氏懿親拍登等斬崇明之子寅首來獻寅最雄狡
寅誅而崇明益無能爲公且一意討水西矣尋以父喪歸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美

公既歸黔事益壞已仍起公貴州總督如故時安氏之
亂於茲八年公受事則具陳從前所以坐敗之故而與之
更始首斷以戰爲撫破一切欺妄之習於是選將練兵大
懸賞格募敢死士招耕墾以資屯粒爲久駐之計而公復
遍歷險隘定營壘因勢利便以規進止遂會黔滇蜀三方
進勦各絕其犄角之路公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謀安兵
有抵赤水者令守將佯北以誘之深入至永寧大兵出其
後奮擊賊背腹不相顧大潰遂斬崇明及安邦彥等餘賊
竄匿方期一鼓進兵而蜀將以爭功故拔營先歸示以瑕
隙安位年幼爲遠近諸種目所脅復羣起而抗王師公度
水西山溪險阻霧瘴陰毒不辨昏朝難與力爭務以計困
之屯兵近地相持百餘日稍出遊兵四面迭攻漸促以進

焚其積窖斷其樵牧賊且饑坐困別將劉養覲密遣人入
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
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故賊殺王巡撫者兇首
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夷目納款會黔人
不樂罷兵復起覺相讐殺公立誅首亂者數人乃定丙子
移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益剪水西羽
翼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作亂公會師討平之名聲伏誅
蜀帥侯良桂貪橫不法公劾奏有旨勘議而侯以奧援行
反噬且修向者爭功之隙也因指水西侵地齟齬公謂公
曲庇安氏并奉旨行勘坐誣既而安位死黔人復欲用兵
且搆老烏等曾叛黔以爲公罪公一戰而定仍以欵終自
此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計道里一千六
百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里皆設亭障通商旅無虞於竊發方蜀事之初定也諸
將更咸欲郡縣其地公曰爾等徒自營封賞不爲疆域萬
世計輕言改設釀費異時咎將誰諉夫蠻方不可以中國
之治治也其地深箐而徼荒其民鳥獸聚散耳力持不可
乃寢諸將吏聞之皆不喜遂啟異日爭功之端及安氏之
亂公旣以欵終力寢郡縣之議因遂上奏曰臣惟邊徼雖
安不可忘戰制寇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
司之地亦頗廣矣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
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夷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
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煙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譙聯
絡不絕彼必不敢卒入爲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
地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嘗屯萬人人賦

水田二十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麥出其中
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
子孫卽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
置軍衛不易其俗中外相安一也地益開墾聚落日繁經
界旣正敵不得以民藉口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
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
倉金錢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
無損四也旣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五
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
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彼日備我七也從
餉民耕抵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征使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三

墓誌銘

美

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緒昧死以聞其後蜀人爭功不
已又欲得水西地以自廣公復上奏曰臣惟禦邊之法治
以不治旣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毀已納款殘蘭
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酋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
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不便夫守邊者但聞
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陸臨賊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
應接築城守渡轉運繁費捐有用以資無用且內激蘭衆
必死之關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
襲雷同之見倡可喜之談誇開疆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
之利非疆場之福也奏上明詔詰責數四公持議益堅及
安位死無嗣朝議必狗黔人之請主用兵公復奏略口水
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疎族遠支紛然

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
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
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征其賦稅殊俗
內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
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
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一州爲長官司
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定
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
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酋俗
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詔竟從公
跡公前後條奏眞得古王者控馭之策動可以爲後世憲
當羣議沸騰貪功喜事之輩後先接踵蠱惑朝論致天子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藝誌銘

五

不難鑄公一官謝黔人而公卒一力擔當不以利害毀譽
動其心決國家長久至計倘公智不虛此爲西南宿禍本
中國之憂自此方大國事豈待有今日此余所謂度越前
人者也公爲人恂悞有識量知人善任人樂爲用其用兵
謀定而後戰尤善於用閒因敗爲功矢石之下神氣愈閒
指揮不亂至爲降將羅乾象搶首曰公天人也敢不爲公
死乎後乾象屢立戰功其禦苗一以恩信未嘗妄殺一人
故所至爲人歸附旣歿皆罷市巷哭始公起隴西以勦礦
寇至臨洮行經首陽山下遇一老人與之談當世事甚契
因載歸虔事之授以奇門遁甲六壬觀占諸書居數月盡
得其術乃辭去故公尤長於占候而內江有牟康民隱者
也精術數之學預卜西南有事定之者朱公云邇者海內

用兵幾三十年欲求公一戰一墨守一撫不可得當是時惜不及進用公竟委之西南一局以老然猶幸公專制西南使縣官得并力中原以有今日而公之以一身用舍係天下安危抑豈其微哉豈其微哉公初釋褐授大理評事慮囚三晉有囚某某犯殊死而豪皆力走權貴人如響公未出都門有暮夜投黃白不貲以爲囚地者公毅然卻之既受事閱某甲由辭坐殺多命公特疏論辟事聞廷中皆稱平不置擢蘇州知府清羨餘慎刑獄恤災傷政務畢舉又以暇集諸生執經問業風采卓然擢廣東督學副使瀕行郡中以織造監激變煽聚數千人將甘心於中貴人諸大吏撫之不能定交諉公片言而解在粵力任風紀謝一切請托按使者林某累牘薦士公卻之最後竟以二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學

十人檄藩司應試棘院公怫然不許曰侵官非法仍榜其姓名於市林恚甚卽誣公他事朝論竟直公至劣處御史在粵六年再錄科考所拔多名士及公告侍養十年而再出遷蜀右轄時朝廷方以營造殿門采木於蜀積二十年費帑數十萬官吏坐瘕死者日相望而寸木未達於京師責在右轄公心疑其事趨駕至涪州木厰會官司立第其上下而去取之以其不申程者給商人爲道里費以北進五日而竣役又清通省漏籍田若干畝歲抵新餉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及水西底定卽其地築城建堡設公署開荒屯種諸役皆公身自經營犂然可紀而費則取之公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然居恒一味韜藏謹繩墨絕無岍異於人者識者以是愈窺公微蓋嘗尚論公沉毅如魏公

忠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畧大類趙營
平允爲本朝經濟名臣冠冕終媿余知公之晚也公諱燮
元字懋和別號恒岳世居山陰白洋里始祖琛以次子辛
從龍功世襲壽州衛千戶封武略將軍長子昂傳綱四傳
導弘治壬子舉人任內江知縣五傳篋正德庚辰進士任
監察御史六傳以京七傳璘配趙氏生三子而公季也公
生神骨清異識者已卜其偉器少讀書警敏十歲能文二
十歲舉萬厯乙酉鄉試成壬辰進士累官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戊寅三月廿四日卒於
官祭葬如例享年七十三距生嘉靖丙寅配莊氏封一品
夫人推恩三世皆如公階子男四人長兆寧以藺功世襲
錦衣衛指揮使無嗣次壽宜承襲三兆憲以水西功世襲
劉二全書

卷二十一 墓誌銘

望

錦衣衛指揮僉事四兆宜官生任南京後府都事婚配別
譯女一適太學生祁象佳賜塋在九里山而葬也以戊寅
年十二月廿四日銘曰

川嶽儲精篤生人豪東南巨鎮禹穴胥濤世爲才藪有譽
斯髦桓桓新建盟府載勞我公繼起參井之交孤城一戰
如虎怒虓席捲千里深入不毛討貳舍服同歸覆幬要荒
之義厥貢包茅於昭聖武不僭不怙豐功大節麟閣名高
臣寧不俟臣職無逃兵事利害孰爲解嘲允矣前修撫田
擒濠我思頗牧中外建旄九原可作指揮蕭曹豈惟才難
器則斗筭三公易養暮夜徵操公功取斯舉世滔滔爰勒
斯銘式歌以饒永爾萬年亭史孔褒

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崇禎戊辰十二月

託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儉必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
私心誦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於君子小人之際以定
其品若理之衆疑之中何也世有真君子必其能自別於
小人者也自別於小人而小人嫉之還以爲小人則其負
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而况後之君子乎白沙蓋
有感於斯也後文毅百餘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於吾浙
得一人焉爲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白首家食終其身
不違一席爨於朝顧孜孜切切饑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
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不避焉者其爲何如人
乎嗚呼此亦今日之文毅也而今已矣宗周椎魯媿無能
爲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余而誰謹撫其生
平大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慎所湖州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表

聖

長興人生而忼慨負奇氣遇事勃發一往莫回表裏洞達
而忠孝篤摯之懷尤得之天植嘗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
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稱一時高足又學於
其鄉許莊簡公自此趨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動以身程
及見世道陸沉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於富貴利達視如
敝屣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卽從顧
先生授尚書已探奇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業名家北遊
太學舉萬厯乙酉京闈連丙戌進士予告丁外艱家居八
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
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
天下大計時貞皇帝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
事中多責備婁江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己亥京察以

浮蹤落級先生不赴調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臬司經歷尋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爲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朝鼎沸度無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臚諸奸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爲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攢矢如雨先生再疏以爭條具剖真心藪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脈五者三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度復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際而攻先生者益急神廟竝留中不報先生乃謝病去在圭容三月耳所主四裔入貢者皆感悅旣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非詆東林曰門戶籍朝士賢者入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省闈策問先生家居不勝忿乙卯復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臺表

聖

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啟改元暫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察典格士論不平久之臺省交薦起人復起用事挾中奄大創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時朱元寧罷相歸詢及時事故荅以謬語先生佛然起口喃喃罵一揮手而別前易簣數日也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正人坐門戶者多益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自此禍且移宗社賴今上聖明建極反之正而先生之言往往奇中人於是知先生昔之矢口而爭其爲世道慮至深遠也先是先生起主客福清當國且待以小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

或謂稍通款要人可免者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
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向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
不往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舸於
相公舟側者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未易用也
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梁溪家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
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
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儀介然
恥爲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者惟先生
一席終於林臯余嘗以爲空谷音不虛也先生自謫祕書
歸卽小築北山之華瀨溪時集同志讀書談道有終焉之
意間往來梁溪商訂學術是非多屈其座客先生處之陶
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四

語及輒嗚咽流涕幾欲借劍而無從齋志以歿識者恨之
初先生考少參公慮先生以骯髒取禍輒加裁抑先生不
屑也而曰寧璧碎無瓦全公聽之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
無忘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
貴而勞不忤色事繼祖母吳曲有禮意忘其非吳出也母
夫人歿而事外祖母陸如母存林臥十年奉陸以終舅應
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彌篤又推少參公意卹及祖母
之族嘗待以舉火公有側室嚴無子而矢柏舟先生事之
惟謹既致力請於當道旌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賓
客無所不厚也尤嗜義若渴遇所不平里中及名教關係
輒攘臂起不顧世間一切恩怨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
剔蟆蛉之篡繼贖名臣蔣侍郎賜塋於豪有力之手而復

其蒸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於羣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
敏明經臧大成於長安旅邸皆其較著云明經郎文煥謬
爭先生父瑩地仇也以許師一言而降心相從終身德報
之致反爲文煥所賣而不悔人尤難之其視桑梓利害不
啻痲痺切身吳俗善通賦以鄉紳家悉免繇而富民復事
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以供追呼有斃命箠楚者時
朱元寧以司成家居偁均繇之議大爲梓里譁謀之先生
先生曰是殆難以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
譁者口塞吳中役法自此少變其後蒼溪有葉朗生之豐
其餘黨尚蠢伏也而長興瀕太湖爲盜藪先生慮之則謀
之石令有恆使預爲備令賢者於先生素引肺腑因薦材
官顧思義并其家丁三十餘人宿衛左右歲甲子元旦賊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聖

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劫令君庫獄不屈死之
并殺徐主簿事聞家人皇迫請避先生起叱曰義不共國
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召思義等設殊賞殺
賊且飛書告急當道乃入縣撫令尸慟哭而出丞若尉於
頽垣積薪中相與洒血誓衆哭聲震天地當擒賊首吳野
樵追至西門又擒殺數人餘黨逃逐事甫定而城中民訛
言云殺令者屠城自辰至酉竄匿殆盡有素憾令君者因
倡爲報讎之說先生揭榜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誦言令賢
無報讎事且曰二十八人豈皆讎耶人情益洶洶一夕數
驚謂先生袒令君將謀不利於闔城先生處之兀然不少
動三日敏令君如禮馮推官始來署縣事益相與協謀爲
善後計時訛言煩興先生合門不保者幾再慮危疑之地

日夕焦勞凡兩閱月而以長興完人咸頌先生之功然先生從此病矣尤痛念令君死節以百口白之聲淚俱下聞者感動先生自少勵廉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爲諸大吏所嚴重有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知也李尚書三才撫淮徐侍御縉芳視離江北竝東林客也交遊中乘便射利居閒者或至千金先生獨無一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後二公敗向之居閒者多謝去惟先生交情如故居恒喜接引後學每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至擊節沾膺聽者忘倦遇有志操者多方鼓舞之趨其向往時而命酒論文識鑒精絕一經賞拔無不脫穎去或去而敗簡輒大榜其門絕之不以貴介寬至聲氣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吳

之所感召且徧天下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廢興起必關世道污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爲前茅而小人嫉讎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爲舉主則以爲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爲賣友身旣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爲懟君三者皆不能無疑於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如是朋友與君臣孰重順逆不兩全自古記之使先生而懟則賈太傅屈正平二君子非耶黨論初起玄黃未判彼耶正之介僅針芒而先生抉之最早獨清君子一脈於百口謠詠之日則學焉而信道之篤可知其必爲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配臧氏繼吳氏皆有賢德嗚呼後

之爲君子者尚有感於斯

友人劉宗周曰初余於許師莊簡公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神采迸露輒驚起退而嘆服非當世士遂相與定交然閒與師語及先生之爲人必曰意氣意氣先生聞之懼然晚年目眇喜靜坐夫子不得申行而思其次必也狂簡狂簡亦何病於世神廟季年清議名臣先生第一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諡文介淇澳孫公墓表

崇禎戊寅三月

今上御極之八年念前此置相不得人無由建太平之業也始大破資格進羣臣於廷親試才品拔其尤未厭復用夙望卽家起毘陵孫公屬公已嬰疾聞命力趨聞關水陸間疾浸劇抵國門上亟趨公陛見而公竟不起上驚悼良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墓表

聖

久下所司議卹贈公太子太保祭葬如新銜仍任子一人皆異數也易名文介識者以爲稱情云予嘗私慨謂今天下安得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而用之以致君堯舜坐奏昇平之業則心儀孫公一人耳當世士大夫方推轂公無虛日而爲之小人者獨害公致前後困折瀕死公晚際聖明殷懷夢卜雖害公者不得不聽公一出乃公卒不得大用以死天乎人耶公死而若後先竝命之文公震孟林公鉉亦相繼死吾黨不禁人亡之慟矣嗚呼公死矣予請尚論公大臣之道公起家詞林歷編修中允庶子少詹事皆職在編摩不具論論其著者方公之以禮部侍郎視象也值神廟靜攝久諸典禮廢弛公首疏今日鬪治亂者數事遂及福王之國期當是時福府挾母愛以有寵於上諸窺

伺者乘之致東朝積處危疑二十年來廷臣爭冊立爭竝封爭出閣無虛日而坐以落籍永錮者半天下也既而廷臣屢以之國請至四十一年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貴妃猶日夜巧營上前至莊田取盈四萬頃度搜括數省曠日持久不可得舉朝患之公奮然曰此禮臣責也疏八九上輒謂人主當以大信示天下不得以難繼之士田藉口輒奉旨切責又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一日內降更期後年矣且責政府以必行無附和廷臣頹聒政府惶恐持未下公立率九卿以公疏爭度不可得則舉朝伏闕而公方待命間出入殿廷與諸大臣旅會辭氣慷慨曰今日是某死所還揖諸政府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皆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朗朗徹大內政府乃得以前旨反汗頃之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表

哭

戚晚私人有偵公者公與之語所以爲福王母子地且曰自古國家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而動煩過計留千古不決之疑上聞之大感動於是貴妃令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是役也賴神廟始終英斷不難割數十年椒房之愛奠國本於泰山而苟非公一片致死血誠仰邀帝鑒亦何以幾幾得之於是人多頌公功者公謝曰聊道禮臣責耳又數年有妄男子張差闖宮梃擊事人愈推公曲徙功而忌者遂曰居功其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遷主諸王選婚皆關聖孝聖慈之大者公動持典禮爭則動忤上意久之多得俞旨公遇事必核舊章杜僥倖風采肅然嘗有中官非例索內供金錢至持駕帖坐需公執不可召役於庭而呵之中官噤無言去一時清執聲震

內廷故自天子以下皆嚴憚公公乃得行其志焉楚獄久
寃賴公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公念其
事正與東朝類亟正之杜奸人窺伺者至庚戌科場之弊
尤坐小人營窟久滋盈廷議卒按法持之又請從祀豫章
延平皆報可在部踰年請告去去八年繼爲禮部尚書而
鼎湖再泣矣先是先帝疾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者因政
府方從哲進紅丸先帝連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聽引
疾以去從哲亦引疾去矣公以爲未正厥辜也甫入朝卽
抗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
食死春秋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父然則從哲宜何如
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橐以待司寇
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兪

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辭
弑君之名益難免弑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
擬諡恭例貶李選待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
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
議議上詔奪從哲一官而戍可灼朝野快之當公建白時
鄒忠介方爲御史大夫始祖公以爲卽不殺從哲亦當直
筆書信史爲後世戒於是公論翕然歸公獨二三宵人不
懌也頃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旨又請告去自神廟以
來士大夫以學術持清議者積爲羣小所不容相浴有門
戶之說公旣去侍郎值京察竟以居功定策糾公坐承鋼
矣至是小人益嫉公若讎公去之明年會逆閹魏忠賢日
用事聲勢灼天下羣小附之遂修門戶之怨一網正人落

籍去又明年大起詔獄副院楊公漣而下死且戍者若干人越丁卯公議戍得寧夏極邊因以公論紅丸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案爭榭擊楊公論移宮爲三大案特修三朝要典頒布天下坐公等皆罔上不道公得之忻然曰何不遂從楊公地下遂戒行天祐皇圖其年秋今上以藩邸繼熹廟大統赫然正始誅璫及其黨與乃詔卹死事諸臣而公解戍復原官其時逆黨餘孽猶布滿朝署多尼公出者獨詞林倪元璐南銓臧照如發憤爲公上疏旣而廷臣交薦公戍辰改元始以原官協理詹事召公三辭不允逆孽閃爍間尼公者八年如一日上不能無疑亦不强起公公已若將終身矣晚年一召正羽書狎至聖天子齋宮引咎之日公旣義不俟駕竟不及一觀天顏途次謁告奉溫綸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五

公得之必捧而泣恨餘生不能報主想見公懷忠入地之惘而識者以爲際此時艱小人益秉事卽一日大用公公不能行其志也悲夫始公爲侍郎方爭之國事時也而杖卜及公葉文忠當國雅知公則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公曰吾敢以一官誤國家大事爭益力及公再出文忠再當國旦晚且相公竟以討賊一疏而罷人多惜之公狀貌不踰中人而性獨鯁介孤行岍立往往不可一世疾惡旣嚴卽於賢者亦未嘗苟同故人莫得而用之然一日立朝斷大事決大疑動爲國家樹典禮之極使亂臣賊子有所制而不得肆用是夾日兩朝功存社稷卽不相天下其聲施固已宏遠矣始公喜讀佛氏書嘗從靜上人參心宗久之有得時覺心光逆開晃晃四照至涉事急迫此景亦復觸

現然自謂終歸斷滅未是本心乃嘆曰儒衣破綻終不可
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日以五事自課一默坐二玩易
三文藝四書史其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屏去耑求之反
躬一路歸於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時時體驗而有至焉
故遇事一往不計利害立朝之日動以身殉國守道守官
見之所至賁獲不能奪凡以行其所學有如此者臨革謂
子比部君士元曰吾輩若將道理不讓與聖賢自然君父
念重身家念輕何事不濟又曰吾生平於出處二字最分
明嗚呼公眞凜凜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與公諱慎行字
聞斯別號淇澳晚好石更號石齋以自況生有異姿母唐
氏荆川先生女也故淵源有自舉萬厯乙未進士第三人
始入詞林以文章負盛名獨扃戶讀書不妄交與謝一切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至

竿牘非其義一介不取世咸稱爲苦節至居家處鄉曲動
有坊表斷斷名教士大夫以此益高之卒年七十二配封
夫人李氏無子子其兄之子卽比部君生卒世系皆詳狀
中始予官儀曹嘗備公屬員引予知己自此出處語默多
有同者晚年又介公以竿召命追感同心之誼良用耿耿
遂因比部君之請且據其狀而爲之表諸隧道如此以示
永久已又讀公所著文集而穆然於公也

劉宗周曰余讀文抄而知公之學出入於辭章佛老無所
不博繼讀困思抄而知公學之一稟於正折衷羣儒微言
以訂讀慎獨義百通而知公反約之功依乎中庸讀一易
二易三易四易而知公屢絕韋編探河洛有得遂明於憂
患與故順吾道之通塞噫盡之矣及讀公奏議若愛梔愛

晝病籲里居曳尾諸記而知公於出處顯晦生死之際無一不以言顧行子臣弟友歸之慥慥之地是謂稟龍德而正中志天民之所志後千百年庶幾有以尚論公世與又曰經九一討大義凜然是故孔子述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亞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諡贈太常寺少卿
養沖姜公墓表

今天下所急者事功所需者幹濟才而置一切理學行誼風節文章於高閣以爲此皆啖名者之所務而亂天下之嚆矢也數十年來轉相祖述積爲驅除禁錮之術久矣乃今天下未嘗乏才也銖兩而取之復泥沙而用之上之人從而顛倒之鼓舞之者百方而竟無一割之效可以當緩急致國事於累卵轉增乏才之嘆豈非所用非所才所急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表

非所務乎宗周因而追感往事吾友有姜養沖先生者固所稱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之翹楚也而先生竟坐是不得大用以死後之人嚴事先生亦止知先生如是如是意者持論有餘而試之用或不足卽可以大用不可褻用猶然啖名者流乎乃先生特有不然者始先生筮仕爲戶曹主事也甫弱冠耳旋出而司倉徐州徐倉以儲該衛官軍俸月糧及所至領運官軍行糧故事謹支放而已先生獨留心軍民利弊爪櫛及纖微如放糧必稽日月爲次第異時有預放過一二年者因有壓放一二年者至是通行平準夙蠹爲之一清如收糧則嚴稽遠近地方積逋不得以那借爲辭異時各地方坐派倉糧有不載考成者先生特與由部題准入考成自此得按期征解解至仍聽與候領官

軍交兌無停刻免胥吏轉展需索又如徐左二衛之有軍便名色也扣軍糧爲免役錢稱便軍實以厲軍更追呼至遠年逋役無可稽考輒恣胥役輩乾沒而衛官與部使者亦染指其中一軍化爲空籍矣至是一切報罷且永著爲令至舳艫往來榷課概與以寬政而歲入反浮前使者惟收稅諸役從橫爲市最藪奸利先生事事懲以法使不爲行旅者病迄於任滿風清弊絕稱老吏不如則先生之用一效於錢穀者如此旣而以按察副使視學三秦先生念秦土朴厚可教也首肅憲範彰軌物有托侍竇者卽入穀必置之劣第風采凜然而先生尤加意士行旣嚴甘結之法公之里舉矣又使就試諸生舉所知合之學博有司各舉所知乃大啟秦中書院進諸生之文行兼優者而專造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三

之資以餼廩備以書籍肅以規條主以博士先生之賢者仍分立五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古文詞四曰理學五曰昭代典故聽諸生各占一會或二三會會之日各以其學互相質難收麗澤之益漸底於成材已又拔其尤立定性一堂處之儼然積分之法而先生又時引其儁者侍諸函丈間從容酬對如家人子弟又於書院中立祠祀三秦名賢遠自蘇子卿而下近自靖難忠臣張公紘而下各若而人凡所以示鼓舞激勸者百方異時醇儒名世背項相望咸歸先生陶鑄功亦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壬辰大計詔錄先生卓異爲天下冠則先生之用再效於風紀者如此其後卽家起江西驛傳時當事者以供應不足議加編地方錢糧先生曰民困極矣居官者苟能身視民家事視

郵事亦何弊不釐於是一意奉功令去汰去奢而立寢加編之議方神廟以中貴人視權各省直也所至如餒虎縱差役紛紛假冒擁傳而行例得專制不關主傳者或水陸兼支或額外數倍莫可誰何先生曰吾職掌何事乃不敢問傳客往來遂勅有司一概無私應而中貴人乃窘軼持例爭先生不爲奪自此中貴人以他事銜命者皆不得專制矣仍立循環二簿一給有司一給夫馬戶卽乘傳貴人供應一夫一馬必以登候歲季查考懸以厲禁并夫馬折乾有禁額外需索有禁夫馬工食之稽遲有禁尅措有禁一時津入候吏如出自湯火中而地方歲省金錢以萬計遂用節省所餘免派進賢十縣歲供七千餘金各府州縣且以次及矣嘗一視學象舉祀其鄉之賢者塘南王公蒙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墓

山陳公專祠祀健齋曾公孺東徐公又祀江右督學名臣黃公仲昭而下若而人皆從前曠典在江右二年江右人戴之如慈母嚴師則先生之用三效於簿書期會問者如此而先生自此已罷官歸矣始先生通籍爲郎卽與海內名賢及同舍諸正人後先定交遂慨然以世道自任會神廟始不視朝國家大計未定僉人相繼工煬竈之術以籠絡天下諸言事者紛紜斥落先生時時扼腕益與諸正人風義相期故在徐倉有治體四事疏一杜留中二延忠讜三舉召對四躬節儉自徐還部有應詔陳言疏專言冊儲宮事并請宥廷臣之言儲宮得罪者旣而以郎署起補則有擢在直懲貪導廉疏薦直臣鄒公元標呂公坤廉吏陳公有年許恭簡先生而下各若而人至是以江右齋俸

遂有人才關係世道一疏復薦鄒忠介等而刺政府不能容賢娓娓數千言時李晉江方新入參知嫉先生疏語以至介甫刺已也竟奉嚴旨降廣西臬僉尋以御史宋燾疏救并譴先生興安典史矣歸田十五年會顧端文主盟東林講性命之學先生率諸同志左右之風期達於海內而先生每謂性命之學政無取於高談但四端中於羞惡辭讓是非處不見譏於有道便是真講學聞者趨之先生自少奉宗伯公家教既通籍益以古人樹立自期孜孜問學一種樂善慕義之懷尤得之性生故鑄品日粹而物望亦隆隆起早需大用然而難進易退之操凜如也又念宗伯公及母賀夫人年高數陳終養前後棲遲子舍者復十餘年以此不盡究當世之用而識者謂先生前後諸論列皆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墓表

五

關係國家治忽大機使其言次第用而先生亦以其身參衆賢而進必將躋一世於平康正直之路無難者則先生之用而不用終不諱其大用又如此先生居家孝友淳素兩遭大故皆毀瘠至哀慕終身事伯兄老而彌恭撫其幼子受托孤之命而見嫉於其嫡兄且多方侮先生弗顧也先生操履嚴潔平生不肯以一介自苟而獨喜吾人之急至捐宗伯公所遺產之半以贍宗戚故人無營存歿其高誼往往出古人於此亦足窺先生學行一斑則先生用世之畧其得之素所體蘊者深乎深乎往先生督學秦中適辱承恩反寧夏寧鎮亦先生屬也聞變卽驅車而往會賊已闔城拒我師先生周旋營壘間以待事平旣入鎮城訪諸生之死義者優卹而旌之其廣文鼠竄者立罷去一時

人心悚仄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今日者誠得若人布之有位何憂外患之至舉世望風盡成巾幗此固先生所爲幹濟才也則皆先生之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也世猶用是詆吾黨不休曰啖名曰亂天下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先生諱士昌字仲文宗伯公督學蜀中時夜夢文星入室越日賀夫人舉先生於官舍故名長而丰神秀朗濯濯如仙子讀書不再過卽了早以制藝擅時名人驚夙成年十九舉於鄉明年登萬厯庚辰進士歷爲郎至副使參政旣謫籍物望益歸晚以常少推者再皆留中光廟登極將錄用先生而先生已厭世去熹廟初遂錫贈典如原推士論以爲未厭云卒於天啟辛酉年六十一配于淑人名臣景素公女也子男四長志濂舉萬厯戊午舉人次志穎志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表

美

沂志濂皆世其家學宗伯公諱實以嘉靖癸丑進士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家丹陽宗周始志其大者如此表諸墓仍系之以詩詩曰

大江以南德聚星羣賢遞執牛耳盟中有文昌麗斗精濯以峩眉積雪瑩前身乃是蘇翰卿風節文章莫與京大者訐謨陳帝廷蹇蹇諤諤摧狐城其次秉憲多士衡振古風教還西京下及錢穀猥郵程靡非經術經世微簡書行繼三輔騰曷不霖雨遂蒼生十年搖落江湖情聲光夏夏磨太清一夕運會東南傾人傳公獨遊蓬瀛誰爲來者敘彙征汲引總屬君子能光輔新朝致聖明樹人之澤百世仍摘詞華表托典型喟焉太息陂與平震起聾聵雷轟轟

古之君子修之於家獻之於天子之廷豈其身獨優爲之
彼所謂父兄之教不速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况又重之
以師友之薰陶乎後世父兄師友之際多曠於教矣非豪
傑士自命其能崛起大業一舉而聲施人國古今人之不
相及以此余晚年出山以諫院一席得與天樞氏周旋一
堂之上稱莫逆其事未幾每至人才進退國是可否之際
未嘗不奉天樞爲著蔡天樞亦不余鄙也而時時匡余所
不逮方期同心許國以濟時艱不意有中左召對之役余
爭言官得罪事偶觸聖怒禍叵測則天樞起而申掄余甚
力由是兩人同罷天樞當外謫因數請終養候旨間而封
公磐石先生之訃至天樞徒跣歸以不逮舍殮毀甚久之
將奉先生之靈返葬於椒有日矣先生世椒人故從治命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墓表

三

云於是天樞緘書以先生墓道之石屬表於余余則何以
表先生猶記天樞將發都下時輒破涕爲余言先生屬纊
之際口拈遺語臨風北睇曰詩有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又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見勉之矣又進之曰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語不及私余爲之心折曰有是哉先生之
言醇乎醇允乎其爲臣鵠也蓋先生之學所以本諸身者
如此因以教於家啟其後人至倉卒不亂如臨師保如式
珙球聞先生之風者亦足以興矣已而又讀其門人方曼
公翰簡之狀得悉先生平生如約以禔躬儉以訓家惠以
和鄉里皆縷縷可述而大端一本之孝弟蓋自高祖東園
公以儒術起家再傳至存吾公稍進爲校官及先生昆季
而曰大先生遂授之天樞父子兄弟世以學術文章相爲

師友入其門雍雍如也先生垂老猶手持一編率諸子課業風雨晦冥不輟金氏之興有出然矣夫先生卽不遇而以韋布老猶及晚得之天樞不啻其親見之也是爲施於有政矣嗚呼先生其古逸民之遺而中倫中慮者與是宜暨之豐碑與松楸林立千古合過者矜式先生諱九殿字承明配某氏享年七十有五天樞名光辰卽先生仲子而先生舊以天樞御史得晉封故又稱封公其他詳狀中銘

曰

遡潛德於東園以箕以裘五世而昌紹家聲於儒術遞相師友再傳而益光蔚啟中臺蹇蹇諤諤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幾夙夜永有譽於先覺

菱山祖墓類狀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五

曾祖考茅山府君諱概字元平行滿三十一位世家山陰水澄里父守直公濟繼娶張氏生府君上距始遷祖八傳矣而府君自其高祖遂安公以降世以孝友起家至守直公與仲守愚公繩武益有聞府君繼之守愚公則啟少司馬良所公兩房兄弟顯晦殊途而德義可風一致司馬公家居日與諸昆季飲食相過從鴈行八人或一人後至公不舉席也府君兄事公追隨杖履如嚴父公愛之異諸從間每宗人有事諮公輒曰可問十三翁蓋府君於小宗行十三也以故宗人又浸服府君教晚年一足病跛日扶筇臨里門而坐族子姓過門必盤辟謁拜府君舉筇示荅其衣冠不飭不敢見也有冠而從新製者衣過綵者必相戒無過府君門其他見府君必與子言孝與弟言弟或詰平

日所業勤嬉何狀已而各致訓誡辭其人偶不能往復輒作色詬詈至以笻擊之乃已府君於族小宗子也而主宗政日久當是時族之冠娶妻生死必告於府君儼然行古宗法焉府君歿而後人遂莫有繼者府君性嚴毅好面折人過所至無賢愚皆憚服之然頗濶畧世務承守直公遺業一給昏嫁外絕不問生計有無晚年家漸落猶未際窘也而遽以所居廳事鬻之隣曰吾子孫有興者可復也諸子有難色府君卜之精神許之乃決蓋是時先君子已聳頭有望且晚取科第云其後竟不獲售府君志後人舉其事多笑府君迂者平生行事往往類此府君生於弘治戊午正月廿二日午時卒於萬厯丙子八月廿一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九娶茅氏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行狀

五

曾祖妣茅氏安人出阮社里父某官主簿母某氏安人恭慎性成又善操家政每節量出入以佐府君所不逮事府君白首相莊府君治家嚴勝性復卞急安人輒乘間柔之多所匡護晚年齋居一小樓奉大士像禮供甚虔晨起必啜佛案閒所供淨水以潔口始誦佛號而齋食者歲過半遇窶人及持衲而乞者日不厭施也宗周嘗聞之姑氏先君子幼失恃恃於安人憐愛異常其日佞佛也必舉而祝曰坡兒云何未長曰願賜之長未成立曰願賜之成成矣曰願早登科第以大我門積十餘年如一日後安人歿先君子相繼亦歿辜負安人苦心安人之歿也先府君三年爲萬厯癸酉六月廿一日辰時距其生爲弘治己未八月三十日午時享年七十有五私諡曰恭惠生三子一女子

長諱輝楚王府典膳娶祝氏次卽先祖考三諱恢邑庠生娶朱氏繼娶胡氏女適州山吳典膳公號望山生四子惟長子行健有後一女適阜埠沈絨官州同學博公號環峯生三子懿懿懃懃無後而懿懃子女皆蕃

祖考兼峯府君諱焯字仲厚行堂三十四位府君承茅山府君之教孝友無忝前人而淳篤過之少而疇癯坐廢學既舉先君子環秀異常則授書課之曰爾成吾志於是歲延名師開塾學每饗殮治具及歲時東修之遺必厭其師意有加不虞其力之匱也如是者十年百畝產盡而先君子學成三試場屋弗售府君猶操券以待不幸先君子中道夭矣則府君平生大挫不冠不衫獨處一小樓謝人事者三年府君故抱鰥也又失愛子又以教子而家廢自此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李

歷闕坎珂有人所不能堪者居舍自先世已鬻他人至是每僦親屬家居之遷徙輒無常至僦又不任則僦徒山莊數楹在麻溪者而宗周有毋去依外家章仲叔依孀朱惟季叔夫婦偕府君以養無何季叔天季孀大歸繼天又數年仲叔復天府君三子至此無一存止挾一老僕曰來清與居有時朝不食清出樵於山東薪過市買米歸而炊乃食日踰疇矣一日大雪絕炊清曰奈何府君曰姑安之今者暇吾與爾治薪且待霽也兩人方雜奏鋸斧頃之有連蹇雪道來者蓋握粟貿薪者也府君望見鼓掌曰天賜吾食矣遂濟如是困而獲濟者數四輒自喜天幸冬無續則擁爐燒茅火盡撥灰頽然而瞑或火熟芋栗一飽以代糧及稍羸糧又輒付之酒家陶然命醉府君故不喜獨飲則

時時石山隣家飲山隣家規府君有酒不待召已滿座上
有時府君無酒則山隣家亦來餉府君時時不絕也山田
十餘畝率種秫待釀爲一宿之醅朝釀夕盡又釀又盡隣
家之登場未畢而府君甕頭已空又善植果品若棗杏梨
栗之屬以時濟乏所居籬落閒錯以名卉每果熟花開索
飲者畢至客至清理網出漁溪沼間應手舉鱗不踰時已
進盤滄府君心喜之忘其身之無告也無何清又死府君
大慟曰吾乃不得以一僕終天年至是府君年七十矣顧
影兀然而向所與飲食客復謝去始不禁無聊以病病瘖
懣艱食時宗周年漸長尚依外家聞之泪漱漱下走寧府
君府君意殊不解曰吾老矣莫爾待矣頃之宗周年十八
以童子試得雋府君聞之爲一粲又二年宗周進膠庠其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三

秋遂聽鹿鳴府君從山中得捷報喜劇至步不能舉趾口
張而笑不止不知病之去體也自後得返就故里祖孫一
聚首乃府君竟不忘山樓時懷抱往來舊業復召故所與
飲者而樂之座客益滿又四年宗周舉進士第府君大喜
曰果成我志不負我教子苦辛則又曰吾幸健飯而孫蚤
貴不十年貤封三品吾猶得身親見之矣會宗周得第卽
丁母憂服闋謁選官行人不獲迎府君官所時府君年八
十浸衰明年宗周謁告歸府君滋不憚也而忽忽自怪曰
兒告養不祥頃之病瘧越四月不起天平痛府君不逮一
日之養也宗周又自傷不以志養終天抱毀焉至久病不
能官數起數廢積二十五年爲今上崇禎己巳宗周忝起
順天府府尹會冊立東宮恩追贈府君如其官階通議大

夫使府君至今日而身親見之宗周庶得自比人子乎惜也一展黃紙焚下泉耳府君爲人坦衷直腸絕不知人世有機械事與人處油油無競一切恩怨好醜不設於胷始府君居約時嘗受傷一豪者及宗周捷鹿鳴豪持酒肉俟府君出也而餉於途曰請謝前過府君便舉卮一醉而釋之平生自喪子而外絕無攢眉事雖處困阨亦絕不一問生計云何至身併四窮民而陶然有以自慰嘗曰人生得喪命也長戚戚何爲及晚有孫貴又曰使我向者以憂患自隕亦豈有今日哉人以爲知言麻溪山莊者茅山府君爲諸子分田而府君讓其腴者寧處其塢者麻溪瀨江多患十種不五收府君竟坐是以困後府君每困輒取其田券富人或售或不售其不售者府君因以老菟裘且遺之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三

子孫耕而祀之府君嘗曰吾死吾所手植花果樹木必俱死已而如其言而清故所漁處後入漁終不得魚至今里中說其事云府君故瘠也而晚乃彊卒登上壽教子不酬而捷收於孫中年困阨歷盡人所不堪而忽以望外遭逢享其餘慶或挹之彼或注之此何莫而非天乎則非府君冥識曠懷不一一見及此已府君生於嘉靖乙酉八月二十三日丑時卒於萬厯乙巳八月二十九日卯時享年八十一配陳氏蚤卒追贈淑人來清故夏履橋人失其姓自幼事府君以忠慎稱善治庖兼勤於稽事方府君家破人離雖父子骨肉不相保而清服勤左右至死無二心君子以爲義死葬麻溪塢

祖妣陳氏淑人系會稽樊江里人檀仲女也檀官涇縣主

簿母謝氏淑人歸府君而靜好之誼甚摯又上宜於茅安人茅安人佞佛淑人亦從而佞佛亦喜爲種德事方府君未際之時遇歲歉見途有餓孳輒施槽凡此之類多淑人相之年三十五以病卒時府君長淑人四歲而所遺先君子方十六齡二叔一姑以次離提抱孺而泣也府君曰吾聞吉甫賢父也而殺伯奇奈何以是累吾子傷逝者心遂終身不繼府君四十年覺炆顛瘁骨肉飄零如斷萍飛絮坐是故也而四十年間秉義不忒凜然秋霜烈日懿哉府君弗可及矣轉思淑人當日所以感府君之義而矢之百年罔替有非偶然已者宗周旣長從府君稍一問淑人平生府君輒嘿然意若有自傷者宗周弗敢復以故淑人平生不及詳嗚呼亦微之府君而已矣淑人生於嘉靖己丑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行狀

壙

七月十三日卯時卒於嘉靖癸亥十月初四日未時生三子一女子長卽先君子諱坡娶章氏生宗周次諱瑛次諱瓚見下女適道墟章立鎬

叔考中望府君諱瑛字汝玉行慶六十七位爲人有心計見家世日瘡嘗思刻苦自振經營十一者百方而先大父意故豁如也每謂府君曰兒誤矣富貴豈可以人至哉府君心不然見先大父座上客常滿則刺眼如棘出入徑行不顧或怒形於言以是府君一侍先大父客輒裹足去先大父滋不悅然府君心計惟日之不足終亦不能有就也晚年賃二傭將往田麻溪先期一傭死一傭逃府君悒悒自恨曰果命也吾其已矣遂發病卒於朱先大父聞之不一哭則歎曰二傭直幾何而以命償惜也富貴豈可以人至

哉府君嘗工日者言卜先大父曰必膺晚福當十年豈從
天降乎及卜宗周曰老人之福爲是故也竟如府君言豈
所謂工於謀人拙於謀己者耶府君生於嘉靖壬子正月
十三日丑時卒於萬厯丙申五月初八日戌時享年四十
有五娶藤壩朱氏生女一適蕭山俞而後府君者環峯府
君之孫宗畢也娶周氏

叔考秦屏府君諱瓚字汝相一日汝猷行慶九十二位府
君資性亞先君子方業舉子有成矣會先君子卒先大父
心頓摧不復望府君遂聽府君浮沉屢試有司不售稍爲
人塾師非其好也宗周童子時嘗從府君授論語府君設
科嚴所進同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宗周率府君教目不敢
轉睫而日無曠課府君憐愛有加少與族弟孫滿友善及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寄

孫滿病瘵革府君持之哭失聲自此亦病瘵越數年不起
時年三十三府君性狷急無他腸居家孝友自先贈君歿
後獨府君奉先大父得其權及轉徙山莊猶依戀不離左
右雅工楷書得子昂筆法爲時所珍今遺墨無存者配王
氏府君卒王安人歸王亦卒遺腹女子一長適陶崇訓太
學生嗚呼府君之賢而無後亦天也宗周忝以猶子之職
奉府君然於禮則在所降矣先大父而後僅宗周一人以
遺腹構孤而宗周今者又僅舉一子無能爲府君立後每
念及此未嘗不耿耿永懷自傷門祚之衰也府君生嘉靖
丙辰某月日卒萬厯戊子四月初六日某時安人少府君
十二年生嘉靖戊辰十一月十一日寅時卒萬厯己丑五
月初九日某時享年二十二系出會稽嚶浦里

顯考誥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秦臺府君暨顯妣
誥贈淑人貞節章太淑人行狀

原作顯考秦臺府君暨顯妣貞節章

太恭人行畧

先考秦臺府君劉氏諱坡字汝峻行慶四十七位世家山陰水澄里先世出漢苗裔始家山陰者曰縣幕公文質五傳爲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鐸怡軒生守直公濟守直生茅山公概茅山生兼峯公焯兼峯公娶陳氏生三子長卽府君府君生於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三日丑時越乙丑年十八補會稽縣儒學生戊辰歸我太恭人又九年病卒是爲萬厯丁丑八月二十三日卯時府君先舉一女既卒之明年正月而子宗周生又二十三年辛丑宗周舉進士第甲辰授官行人先是辛丑九月神廟冊立東宮覃恩宗周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行狀

壹

已身遭慶典至是授官例得馳贈府君修職郎行人司行人蓋異數也又有七年今上改元天啟辛酉宗周自廢籍起官儀曹郎復用登極恩晉贈府君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又二年癸亥宗周連擢同寺卿復用皇子生恩晉贈府君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乙丑宗周卽家起右通政辭遂奉嚴旨削籍并奪府君誥嗚呼家門之禍至此尚忍言哉府君生而瓌秀弱不好弄兼峯公延師教之授以舉子業甫齠而能文年十二試童子縣令楊公賞之錄名上府太守某公偶顧府君則訝曰小孺子乃得濫竽何令君之昵也卽留侍席間面試立就警語則又詫異曰果佳兒也然不宜速成錫以楮筆而出頃之丁陳安人憂旣免喪而進膠庠則名籍籍起藝林矣嗣後連三舉棘試庚

午癸酉皆爲巡按御史識拔御史臨場試通省士百不收
一二得雋者爲殊遇人或賀府君曰劉君見小敵怯見大
敵勇迄於丙子竟未及聽鹿鳴而罷府君體素羸每入場
屋輒以勞作眩憤日中乃醒一拭目操觚疾書不加點隻
字而文理豐致人盡以冠軍期之外大父南洲先生夙負
人倫鑑每射覆科名士十不爽一二而往往失之於府君
府君之弗售殆命耶乃宗周讀府君遺書二十年而脫穎
去抑又何也宗周少多病歲讀書不能以日月計自扣胸
中貯字不滿百而恍恍一竅從天啟入場屋若有神助者
何也人皆曰此先公之靈也及宗周既第又不能入官數
請告家居忽起又廢又起竟得以三命馳封宗周官未嘗
一考所膺三命皆覃恩異數事若非偶然者又何也人又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奕

曰此先公之靈也洵然哉洵然哉府君春秋僅三十而以
所未盡者憑於遺腹子之身如取諸寄卽曰不於其身於
其子猶二之也乃今者竟以宗周不肖事明主不忠自干
大戮致上及府君又如府君有靈何府君性至孝喪陳安
人時年甫十五六哀毀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以義
夫終府君既失恃則恃於祖母茅安人及茅安人沒府君
哭之如喪妣時有科舉之試縣公已拔高等矣及府試遭
喪輒告罷或曰國制無期喪不應舉者府君泣然曰方寸
亂矣豈能操筆作試牘竟不可奪府君嘗讀書羅文懿公
家久之歸謂兼峯公曰此處羅氏見其家父子兄弟間皆
有禮教不似吾門苟簡者自今願取以爲法兼峯公聞而
喜之府君素褊急自此力加矯治德器日底於和粹而家

庭間風尚幾一變接我太恭人素莊無故不晝處於內見燭乃入卽內處亦無不冠不履時子女育於乳媪府君未嘗手授提抱必自太恭人轉相接也其矜嚴好禮如此府君禮躬斝飭動履間雖小必謹所御衣冠圖史之類皆有常度無或卽於褻居恒閉戶讀書月不習浮薄之態意惟恐晚之所交必里中長者里中人皆愛而敬焉嗚呼天實鍾府君之德以孝弟禮法爲士林坊表而且嗇於年未試於用宜必有後人者起而永憑府君之靈以千百年垂不朽而今也已矣俛得之宗周而又失之夫宗周卽不肖無能爲府君後也倘世有憑而弔之者曰有是父乃有是子則宗周不肖之戮永永不朽而先君子之靈亦於是不可朽矣乎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行狀

卷

先慈章太恭人系出會稽道墟里父穎以學行爲海內士人師稱南洲先生母楊氏太恭人生有懿質自少閒靜寡言笑先生鍾愛之因命名曰爲淑且卜曰他日必貴爲擇配而難其人會先生教授吾族水澄里中先君子方舞象也而嫺於文客偶攜所作至先生所亟賞之問是誰家兒曰吾擇婿如是可矣先太父因納采而楊安人有難色曰奈無姑氏何先生曰嫁女嫁兒郎何姑之問意遂決比歸先君子先君子旣遊膠庠矣太恭人肅離以相有雞鳴之風學日進事大父及曾大父母咸得其懽里之人無不嘖嘖稱賢婦者積十年而先君子捐館舍太恭人年二十七手抱一女子歲週而宗周猶在妊也則誓以死殉先生強解之曰兒卽死奈爾夫無後天道有知假爾孕生男以報

地下死未晚因操文祭先君子曰爾欲有後上叩帝閭且
哭且酌而太恭人乃勉稱未亡人以待聞者傷之既彌月
宗周生當是時大父之室馨洗矣先生素愛女而楊安人
又日夜懟先生之擇壻也僅恃此藐諸孤慮誰爲依命者
因趨返太恭人於家太恭人則念舅氏在堂不得盡婦職
歲時往來起處不遑頃之水澄之居舍又鬻他人大父去
而依所親韓氏太恭人尚往來韓不絕踰年韓見卻大父
乃挾兩叔氏投山莊而聽太恭人大歸母家矣時楊安人
已歿伯仲舅相勸敦手足之情無煩孤寡以拮据太恭人
顧刻苦自勵躬操紡績已躬授之織織成貿市以博微貲
又更端紡績如故寒暑以爲常迨宗周已勝旬讀出則隨
先生而入傍太恭人讀機杼之間未嘗不篝燈相向也而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二 行狀

奕

太恭人竟坐是體日癯宗周年十二仲舅萃臺公司教壽
昌先生從之任因念宗周之失學也特遣之壽昌從先生
讀書時酷暑中徒步爲艱至卽病一足攣中冬扶病待先
生歸明年春足疾瘳復侍先生之壽昌旋病目經年而愈
又明年歸已復侍先生之壽昌又病目又明年萃臺公遷
官去任宗周隨之歸年已十六矣五年中三往壽昌道千
里而險太恭人無絲毫姑息之戀又屢撓疾不顧卽旁觀
者翹舌而宗周竟以是讀書有成年二十遊膠庠是秋隨
薦於鄉時劉氏不識所謂宗周也一小孺子養外家一日
而成名人始知先生之教而推本於太恭人三遭壽昌不
啻孟氏三遷云然太恭人得之未嘗一色喜也意若轉自
傷者年未五十而寢衰每顧宗周曰勉之爲爾父爭氣望

遠大吾願已矣會女兒嫁於章者復寡太恭人哭之遂奄奄抱疾庚子冬宗周依戀膝下不欲上計偕太恭人促之行倚門揮泪明年辛丑宗周試南宮得備放榜之明日太恭人遽以一疾不起捷至已不逮人方頌太恭人孟氏之教不衰而又傷之曰子可以祿養而母不待惜哉又有解者曰此未亡人志也一日而立孤一日而殉死者於地下足矣奚其待宗周得是說而痛之如不欲生也先是大父居山莊日久兩叔父繼天無依而宗周年且長矣太恭人則數遣宗周迎大父至外家具晨昏之禮大父處之不樂也旬日輒去而太恭人徬徨者必累日歲時或遺之甘毳大父每嘆曰吾不能撫孤反以累婦時大父浸桑榆且櫻病不支及得宗周捷報而霍然則又時謂宗周曰非爾母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行狀

完

吾安得有今日人又稱太恭人純孝云歲癸卯御史馬從聘按浙採其事上之朝奉詔旌表貞節之門而浙東觀察使王公時熙特下所司豎坊於里中顏之曰宇宙完貞云辛酉以宗周官儀曹郎贈安人癸亥以宗周官同卿加贈恭人於是宗周得稱太恭人天之所以報太恭人者至矣惜宗周之不能爲子也宗周夙承太恭人懿訓頗歷歷在耳始宗周聽鹿鳴而歸天且暮用便服謁見太恭人太恭人恚曰爾倖爲舉子獨無舉子服可服而以私褻也又遲遲入夜簡親棄禮自此始矣宗周亟更衣終不樂而罷一日宗周遂隊謁當途爲人居間以賄問太恭人又恚曰爾母之爲乎母則有舊餽粥在而爾故出此懼爾福祚之不長宗周得而改之或見宗周氣宇輕浮則時時勅曰戒之

戒之無多言多言敗德無多動多動敗事又常曰人須有剛骨方能自立人之言曰人軟受欺爾之謂矣其他因事督過類此宗周得之兢兢奉身如不及少之時猶得似人及違太恭人日遠而忘之致過日叢材日薄竟爲清時所廢家食二十年一日立朝猶思得當以報聖明因上書論政事指斥權璫天子薄其罪不深坐會黨人議起宗周投劾歸未幾黨禍作遂奉旨削奪上及太恭人嗚呼宗周惟不克終奉太恭人教以至於此今日之禍固是宜然天平母之無罪也故宗周仍稱太恭人以志痛云太恭人幽閒靜正得女德之純居恒自操女紅外輒扃戶靜坐坐或終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一中規一中矩步趨而裳襞不動警咳之聲未嘗聞廳除卽侍坐先生先生每伺察太恭人顏色爲喜愠時或故爲款語博大恭人一啟齒不可得也處外家子弟往往不言而化有口角者得太恭人一言卽罷去太恭人喜愠不形每事有不可於心者惟終日不語而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其天性然也宗周少不更事長而奉膝下有年親得之儀刑見太恭人一言一動無不閉於內則其處心積慮純乎坤道之賡然而剛方之操凜不可犯方之古人柏舟而下吾不知於孟母何如彼所謂得其子而名益彰以視宗周今日又何如耶昔范滂以鉤黨坐戮其母謂之曰汝今與李杜齊名雖死何憾若滂母者世所稱賢母猶不免以聲名動其子稍戾聖賢中道假令太恭人逮今日會見其子坐鉤黨之戮吾知其智必出滂母而上也行矣勉之矣太恭人卒於萬曆辛丑二月二十八

日未時距其生爲嘉靖辛亥正月初二日卯時其卒之年
偕先君子合葬下蔣之原同邑陶文簡公旣志其墓而德
清許恭簡公又爲貞婦傳行於世

